

自由!

目录

简介

1. 理念

I. 自由

II. 政府

III. 中央集权

IV. 产权

V. 自愿主义

2. 权力的简史

I. 政府流氓的演变

II. 爱国主义

III. 宣导

IV. 政府对技术

3. 战争

I. 损害自由的最大罪行

II. 从军

III. 战争的动机

IV. 干预的隔离

V. 外来援助

VI. 反恐战争

VII. 真正的安全

4. 个人安全

I. 生命是脆弱的

II. 正义

III. 警察国家

IV. 法院

V. 监禁

VI. 自我防备

VII. 性侵犯

5. 税收

I. 税收是盗窃

II. 货币银行盗窃

III. 为什么这么复杂?

IV. 土地盗窃及物业税

V. 两代之间的儿童虐待

6. 经济学

- I. 理想的自由贸易
- II. 金钱
- III. 企业和工会
- IV.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 V. 的排斥和抵制
- VI. 一切都是经济学

7. 其他破坏性流氓

- I. 学育制度
- II. 医疗保健
- III. 福利
- IV. 禁令
- V. 环境保护
- VI. 知识产权

8, 政府与爱

- I. 性别、婚姻、与家庭
- II. 儿童权利
- III. 育儿的演变
- IV. 欺凌
- V. 种族歧视

9. 真正的个人自由

- I. 情绪奴隶
- II. 健康自由
- III. 工作自由
- IV. 幸福带来自由

10. 自由的未来

- I. 渐近线
- II. 互联网的影响
- III. 范式转换
- IV. 教育、运动、及阿哥拉主义
- V. 本地化
- VI. 这是一场革命？

后记

关于作者

简介

现在正处于令人惊讶的时代。人类的经验像从前一样是丰富和令人愉快的，每天承载着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承诺。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样的说法，但就整体而言，“有团队精神的人”做得非常好。我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值得停下来欣赏一下。但目前的路径是不可持续的。各国政府正将财富从穷人转移到富人，并比以往更甚。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一个地步——我们必须适应或灭亡。短

期历史观点倾向悲观。我们可以看到恶战胜了善使近期的步伐有点后退，或者至少是转向成自相残杀。他们仅仅是在二进一退很长一段发展中的几步后退。

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不会只因我们被说服是自由的而存在。当我们被彻底地洗脑，把“自由”定义为政府授予的特权，而不是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不会存在。然而，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我们学会如何更好地维护自我所有权，全球的范式就会改变。

我们都知道自由令生命更好——一个人的遭遇，比起我们不能坚持自己的意愿，被外来力量限制我们的选择没有太大意义。很多人直到今天仍然过着被别人法规/规则主宰的生活。许多人仍然生活在战争的死亡威胁下。虽然有些人做得比较好，拥有大量的个人财富和自主性，但很多人不是这样。由于世界各地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即使是那些表现不俗的人，他们也生活在一个不太有活力和健全的环境。

任何暴力行为或个人之间的暴力威胁意味着对别人自由的侵犯。当前中央集权模式的巨大错觉是政府能有价值地减少暴力。政府是当今世界暴力的最大成因。他们是强制性的垄断者，只有民众支持的假象。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基于一个假定的权力，以枪指向那些和平行事的人。

我们很多人都依赖政府，因她在社会中占有很大角色，可以说所有人都有一定的得益。这不代表利益使成本合理化，而大多数人都因政府而出现了净亏损。即使我们被说服，大多数人从政府得到净收益，我们总是可以在不使用暴力下做得更好。

自由是不受别人的威胁、在你的权利下行使自由意志的能力。就是这样简单。你拥有你自己。没有人能声称拥有你甚至部分所有权，而不侵犯你的权利。通过废除中央集权，我们将达到一个没有凄惨受害者和悲惨施害者的世界。我们将可创造一个世界，而其中所有关系都与武力和胁迫无关。

理念

I. 自由

自由是当没有人强加他们的意志于你身上时你所拥有的。每个人固有地认知到这是一种好东西，因为我们都珍惜下决定的权力。我们都珍惜能在不受威胁下做决定。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用时间来思考自由的确切性质和普遍不可否认的原则基础。把这些原则应用到大议题时可能会复杂，但自由的概念则不会。当持续地应用时，它把达至一个更加和谐社会的道路表明出来。如果某人加诸他的意念于我们时，很明显地，我们并不自由。所以，不把自由想像成一种物质，反而想像成：在不强迫其他人意愿的和谐社会的一个理想状态，也许有一定帮助。违反自由就是攻击一个特定的受害者，杀害、偷窃财物、人身侵犯来威胁令他的意志被强行阻碍。

自我所有权是人类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你拥有你自己。你拥有你的身体。你拥有你的劳动力。对于其他任何主张，就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或让你成为奴隶。因为你拥有你自己，别人发起武力攻击你或你的财产是错误的。接受这个简单的事实是一个自由与和平社会的基础。这种普遍的互不侵犯原则适用于每个人，所以杀害、伤害、殴打、窃取、或威胁他人都是错误的。任何人直接侵犯他人、支持他人的侵犯、或者代别人侵犯他人，都令我们不能透过，在自由中进行和谐、互惠互利的交易来达到我们的潜力。

II. 政府

很少人（甚至公务员）曾经花时间来思考政府的准确定义。政府逃脱了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的真正本质被宣传掩盖了。大多数的定义所描述的“政府”是管治的人，但管治的基础始终是进行武力威胁。政府拥有的权力是独一无二的，因它被认为是以暴力或胁迫手段对待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许可证。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它，因政府是以武力来管治的。

为政府辩护的人声称，政府做一些个人永远不会被允许做的事情是可以接受的。这解释了为何政府想出了一些特别的字词来掩盖他们真正所做的。战争是一场大屠杀。如果一个人行凶，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他们应该面对后果。但如果那个人的行凶是一个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其中一部分，他们可能会得到奖赏称赞。税收是盗窃。如果一个人因你不给他收入的一半而绑架你，他要去坐牢。但是，如果有人以政府的名义这样对待你，他们会因作为税吏得到不错的薪金。没有任何解释能使这些行动改变他们从根本上不道德的性质。任何关于“君权神授”、“人民的意志”、或“法治”能辩护不道德的行为。对政府来说暴力执法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有了暴力，他们的威胁将毫无意义。

如果说政府的是建于不道德，并不是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他们经常声称垄断者在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好像帮助穷人和保护自然资源等。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功能交给那些跟发动战争是同样的人，穷人会活得更好，环境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甚至当政府把金钱交给有需要的人，它要首先把金钱从别人手中抢走。没有高尚的行为可以开脱盗窃的罪，正如政府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

政府从根本上不道德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侵犯个人权利之上。虽然我们取得了进展，但一直并不是因为政府，尽管政府的存在。作为自由、美丽、独立的人类，我们拥有自己，并不要让任何人以其他说法教导我们。自治是我们应得的。负责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我们应得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利用武力控制别人，即使他们声称拥有大多数人在它们背后支持。

这可能是因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某些有效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软弱，我们支持一些制度化的暴力，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我们可能一直被说服为政府是一个“必要的恶”，但因为说服总是比胁迫更有力，不可避免地我们将使其成为不必要的。

政府就像癌症。少政府比更多的政府更好，正如少一些癌症比更多癌症好，但只要它存在，就是一种威胁。只要社会接受这个想法：武力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对暴力的唯一限制是执法者不能被说服做。政府今天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全球性肿瘤。虽然它可以在本地根除，但只有当它被完全抑制，我们才会是安全的。

政府是管制。政府是剥削。政府勒索保护费。政府是混乱、暴力和冲突！政府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这将强迫加于我们。政府是一群人在一个特定地区以武力宣称垄断的地位。政府是我们最坏的控制支配和剥削他人以武力欲望的制度化。政府反映了我们对压迫的容忍，而我们打败他们需要做的，是要求自治。

III. 中央集权

依赖于受害人参与的控制系统地反映我们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相信，一个有权掌控我们、强大中央权威是必要的，我们的政府便会是这样的。寻求和抵御管制一直是生活的一部分，但随着时间，我们要求更多自治。我们从接受粗暴奴隶制和农奴制，转成要求在“参与性”的政府中有一些角色。中央集权是一种转向以组织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意识形态，而这些问题通过和平说服较易解决。当考虑到多少武力和暴力塑造了我们的命运，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央集权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你关心穷人？要保护环境？关心国家安全？推崇一个拥有免费教育的社会？政府希望，你没有批判性思维地认为，你已经通过投票和支付税金，为重要的社会议题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暴力威胁使政府垄断者和其他有组织犯罪跟自愿组织截然不同。即使是好的事情，也是用胁迫来达到的。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当我们要求更多自治时，政府的流氓已经调整了。曾有一个时期，人们接受无论是谁只要可以拿起最大的石头就可以掌权。然后，我们不得不相信一个国王或王后的神授君权。之后，我们需要投票才满足。这种流氓将会利润丰厚直至我们看清这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要求自治而不是参与被称为民主的反对派时，这种流氓将变得不可能。

如果某人做了某事是不对的，那为何当 51% 的选民同意雇人来为他们做时会变得可以接受？民主不是自由。当完全实践了这样的理想，民主顶多是大多数人想出的一个借口，强加自己的意愿给少数人。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完全虚假的借口，作为强大的一方来尽可能地剥削我们其余的人，而不会创造出他们控制不了的不满。民主亦方便地给不满提供了一个虚假的的发泄方法——下届选举承诺的“改变”。

当人们要求勒索保护费时，他们便会得到。不论名称为何，或用任何的虚假意识形态来辩解，政府是建基于把想法强加于人。中央集权制当今主流范式，因我们大多数人都对它的真实本质不承认或一无所知。对政府的依赖，使当我们考虑一些新的东西时感到可怕。当我们有足够的人明白自由的理念，并转向以协作而不是以武力解决问题时，中央集权的模式就会过去，在它被迅速废止之前，政府流氓可以被看出来到底是什么。

IV. 产权

要否认你拥有自己，需要严重扭曲的逻辑和低自我价值感。主张这种谬误的举动证明了这一点是错的，因为自我表达的行为是一个自我拥有权的行使！比自我拥有权少的任何主张是一种苦役。所有的权利概念都来自自我拥有权。你的自我拥有权是他人认同你控制自己的权利。如果你不主张控制有价值的东西，别人就会代劳。如果没有自我拥有权的主张，就没有自由。

自我拥有权表示你拥有言论自由，因为你拥有你自己的声音，你想说什么都可以。如果有人因你的言论而对你殴打、偷盗或监禁，他们不只是违反你的言论自由，更是侵犯你的自我拥有权，因为他们不喜欢你所说的。自我拥有权代表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因为迫某人说话代表使用威胁来控制他们的财产。自我所有权，是指你的身体是你独特性的一种表现、有意识的选择，是没有人可以从你身上拿走的。

因为你拥有你自己，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你打破了别人的东西，你便欠了别人使这东西完整必要的东西。这也代表你拥有并要为你所制造的东西负责。如果你结合自然资源和自己的劳力来制造一些有用的物品，你拥有控制这物品的权力。你可以摧毁它，使用它，交易它，或者把它送给别人。这种对自身财产简单的框架已经有潜力来解决很多重要的争端。

要令自然资源完美平均分配给所有人是不可能的，但一个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限制任何人取得未被使用的资源是不对的。所以，破坏其他人可以使用或享受的自然资源的污染行为是错的。获取土地而令它不被使用是错的。限制能善用自然资源的人取得自然资源是错误的。

即如你有权力为自己辩护并决定怎样辩护，你有权力分配相对价值给你的财产和决定如何保卫它。在中央集权的当前模式，很多政府都把这些选择拿走。不论你是否喜欢，你收入的一部分会用来支持一个基于财产不公义和腐败的系统。对财产原则彻底的尊重，是对一个自由、乐意合作和和平社会必不可少的。

大多数冲突都围绕着财产纠纷。这些纠纷有时是基于混乱或真诚的分歧，但更多的是基于对财产的拥有权作不正确声称。这些声称都是来自于政府的，经常声称他们或他们所代表的集体，拥有你的收入或你的身体。政府还有助于实施所有类型的假产权结构，以服务超级富豪的利益。通过混淆简单的产权概念，政府已经能够通过从贫到富将财产转移，来犯下无尽的不正义。正义需要一个关于产权的坚实基础。

V. 自愿主义

在自我拥有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一套基于产权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司法体系。从这种意义上的司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由的社会将是一个只有关系而没有武力和胁迫。理想的情况是一个没有暴力控制的社会，因而没有像我们称之为“政府”的东西。这种理想的社会是自愿的。

当所有关系都是自愿时，这代表我们经由选择进入与别人的交流中。我们选择与他们交流是基于对我们最好的利益，而不是别人选择给我们的。当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我们失去了一些选择。当政府说你不能做什么，这表示如果你做了那些事情，将对你使用武力。当我们还可以享受很大程度的独立决策，我们生活中每一个范畴受到武力威胁的影响。

自我拥有权不只是指你拥有你自己，但更是每一个人拥有他们自己。确保我们的自我拥有权得到尊重，最好的方法是尊重别人的权利。幸运地，我们大多数人都认识并能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道理。甚至包括政府的顾员，较少人是直接地通过盗窃和谋杀来维持生计。不幸地，社会倾向给政府机构开拓出一个特殊的道德豁免区。当我们学到“不要袭击”和平“不要偷窃”，都不能豁免“除非你正在为政府做事。”当我们学到不要杀人，都不能豁免“除非一个政治家说这是可以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因违反某人的权利而变成可能。

因为人们容易发生人与人之间的暴力，绝对理想下的纯自愿社会未必可行。可能有一个真正自由和自愿的世界，但当为受害者的原因有人被拳打在脸上时，这世界不是十分自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争取更多的自由和和平的社会，或大力消除暴力的入侵。

我现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和平的时代。现在，我们比从前更难地从他人遭受暴力。这是一件美好且值得庆祝的事。试想像如果我们的祖先活在其他人类的相对恐惧中，生活会有多困难！试想像在信任程度低时，交易及合作将变得多困难。不幸地，今天各国政府更大程度地取代了我们基于假恐惧的不信任，并且我们的生活比从前更大地被武力所管治。

在一个没有政府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强迫而来的关系是罕见例外的情况），信任程度高，个人的权利受到尊重，合作的环境也是最理想的。只有在这情况每一个人才能发挥出他们的潜力。每当我们不尊重别人的自我拥有权时，我们的潜力会减弱。每一武力的威胁都限制了选择。每一个暴力的行动都阻碍人性。对我们都应该遏止强迫关系来努力迈向自由的社会认识称为自愿主义。

2. 权力简史

1. 政府流氓的演变

当人类生产出过于生活所需时，就值得好好剥削他们。要明白政府和人际间的暴力的来源，我们要返回大自然的状态，甚至更早——我们的生物源头。我们一直都以控制身边的世界，包括其他人来达到目的。大多数人类的关系都是合作性和不暴力的，但以武力来控制别人的渴望，是由最初的偷窃，演化至近代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政府。

如果政府的定义是以武力统治，在没有政府下，我们可能不曾感受过自然的状态。在一些原始的部落人们要接受由最强壮的人掌权。可能对那个别的人来说接受这种系统对他们最好，因为要挑战它代表要被孤立，或更坏的情况，受伤或被杀。

因为我们是群体生物，我们建立了一套复杂的语言让我们能沟通和协调。忽然，能举起最大石头的人不一定是掌权的人。那个人是最好的猎人——能有效地带领一个协调的力量的人。这力量需要沟通和合作。那些最好的猎人开始称呼他们为犹长。第一个可能组合成现代政府的持续的流氓开始成形。

科技在 社会秩序形成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因为它确定什么生产能力可以被剥削。在语言和工具出现之前，人们只可以收取相对他们需要些少的东西。随着狩猎工具的发明，经常地出现多出的食物，可以把创意能量空出来用作其他生产，以及作其他行动。随着农业的发展，人们可以生产过于他们所需的粮食，及支持多种类的劳工，包括独特的“政府水蛭”。

随着工业的兴起，个人的生产力大大提升，因此社会整体支持完全没有生产力的人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如果政府把原始农民只能勉强支撑生活的人收入的一半拿走，他们所有人都会死亡或反抗如此大规模的偷窃。但如果政府把再代工业工人可以养活十个家庭的薪金一半拿去，然后说服他们这是为他们着想，他们甚至会投票支持加税。更坏的是，甚至他们会投票，给代表相同的发起人盗取他们稍微少一点的其他政治家。

当我们人均生产力变高时，我们的教育水平变得更高，我们更在意政府。因此，政府利用了教育和大众传媒使我们认为此等流氓是必须、甚至是有益的，但教育效果正在下降。我们已开始要求对自己的决定有更多的控制，不让我们的生活被抢劫或侮辱。政府的历史一直由两个弧定义出来：我们对偷窃容忍度的发展，和对生活不需被偷窃的醒觉。第一个弧会继续与科技几何级数的增长，但第二个弧会最终追过第一个弧。这将会在现代参与性民主社会的发展中体现出来。在众多政府模式中，这是在达至真正自由社会前最后一种模式。

长远历史提供了自治发展的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如果我们看现在的时期，我们可能看到这是一段为民主奋斗的期间。强行他人来为“平等参与”而战，会令我们不能达到社会更大尊重自我拥有权的目标。民主是一条假装我们都是平等的奴隶主人的道路。现实总是会远远比民主承诺的冠军少，因为这是基于一个根本地不道德的理想。没有人有权去强迫任何人接受一个领袖，也没有大多数人授权任何领袖去使用武力对付任何人。

民主是大多数超级富豪对所有人作任何事的辩护。民主为他们能够随心所欲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掩护，因为民主让他们说他们根据“人民的意愿”行事。这导致今天的官僚机构，使它看起来好像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受到政府影响。更准确地说，是受控于暴力的威胁。然而，透过投票而有分参与的错觉让我们不再要求更多。

因为我们务实的生物，我们如果连吃也没有得吃，我们不会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我们对这流氓的进展演变已经习以为常。当生产力提高后、政府壮大后，自治的需求正在加速，民主的错觉不能满足这需求。历史上大型的革命令流氓变得困难，甚至有时行不通，但当只有在全球模式转变到自由，我们才可一劳永逸地拦住言流氓。

当社会进步，我们保留我们的原始本能。我们是一种社区物种，不是依彼此赖别，而是依赖于合作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水平，并提高我们的生存和繁殖的机会。因为合作是优越于威胁，我们不断地发展出更好的方法来组成我们的社会来促进合作。现代政府的年代代表着这过程重要的一步，但这绝对不是最后的一步。基于自由的新模式的采纳，将很快地使有组织的剥削可笑地淘汰。

II. 爱国主义

人们一直都会从跟团体的联系而所衍生认同感。我们与较低的团体比较，以提高我们的自尊感。这人类心理的固有性质一直被广泛利用来操纵社会使之接受压迫。就算我们接受以服务的名义来创造强烈的团体身份，政府一直以来都利用了垄断优势来收取比那服务价值更高的价钱。以现代政府来说，强大的国民身份认同的代价，散布于战场、盗窃、和操纵中。

我们都会寻求联系的原始团体是家庭。有一种自然、健康的本能使我们体会到给予我生命的人比其他人重要。不幸地，这是很容易曲解成恐惧外来者，或是那些与我们认定为家庭所不同的人。当家庭或部族受到威胁，这种本能可以很有用，甚至是生存所必须的。当没有威胁时，对外来者的恐惧可以阻碍合作。

很多政府直接地利用此倾向，令人们把国家当作家庭，把政治领导人看成家长。这不但令政府总括来说承担一个更加管制的角色，在国与国关系中更是如此。爱国主义防止自然的团体身份进入国家身份。这称呼通常定义为“对国家的爱”，但当那国家是由地图上由政治家、战争、和历史事件所画的线来定义，这爱是群体认同的错觉，而这认同是为着加强政府对他们受害者的心理控制而明确地建立和支持的。

爱国主义是一种人工、类似所谓的“爱”，给那些在边境另一侧的人创造一种明显的爱心缺乏。爱你自己或你熟悉的人本身没有错，就是那些与你共同价值观或你觉得重要内在特质的人。但以武力流氓的分界来决定爱与不爱是一个本质上危险的念头。那些最不安和易受到伤害的人是最容易成为最狂热的爱国者，所以政府的利益是使我们害怕外来的人，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情感成熟也不良地发展。

没有安全感和寻求团体中身份认同的倾向，可以令到人们做一些危险和不理性的事。爱国主义一直被用作合理化历史上一些最恐怖的罪行，因为人们认为自己是团体的一员多于道德上的强人。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虚己而成为团体中的一员，就像原始驮畜似的。这使责任转移对政府十分重要，欺骗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我只是跟随指令做事”是不道德行为的开脱。

政府依赖受害人的爱国心来使他们接受一些不符合他们最佳利益的政策。它们想我们相信这样做是为了公众利益，但其实这是帮助我们的加害者。它们想我们习惯作为牛群的一分子。它们想要我们接受表明的政治家的自私心，扮作出于对这个人工集体的爱。

它们要确定我们中间没有太多情绪健康的思想家，他们会要求自治和稳当的自由的、美好的、独立个人的身份。爱国主义证明爱国并不自由。

III. 宣传鼓动

政府伟大的谎言是政府的存在是为着受害者的好处。为了掩盖真相，政府不遗余力地宣传，意在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宣传传播错误的信息可以影响我们的决定，从政府转移指责、鼓励内讧、促使外人反感，并创建一个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或国家的认同，甚至政府本身。政府宣导能力最好的量度是它们有多大的说服我们去认同它们，以致当有人挑战它们的权力时会被看为人们的敌人。幸好，令宣导可行的同一种科技今天终于可赋予我们质疑政府的能力，而且可能大家已经过了宣传有效的高峰。

在政府的初期，宣导是简陋的。也许第一个例子是一个使用长矛的巨大穴居人愤怒地在邻近的一个部落呼噜，唆使他的人民一起进攻。“坏人！在那里！做一个爱国者！去打败他们！”随着通讯科技进步，社会、流氓和宣导的复杂性也进步起来。首先，如果仅仅是为了协调分支机构，通信技术是政府增长必不可少的。配合大众市民的沟通，宣传的效果变得更强大。这也使政府值得投入巨资于宣导技术的发展。政府利用宣导，对那些任何自由思考的社会绝不会容忍的政策，营造了广泛的支持。

大众传播技术使政府发展，组建了穷人大军，不仅在富人的战争中战死，而是要热情地战死。不仅能说服人们支持大规模的福利计划，也可以让人们变成能承受巨大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有热情纳的税人。不仅他们能夺取私人财产以抓住经济的广大阶层，他们可以让人们相信，如果没有政府，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行！宣传技巧十分复杂，政府必须说服人们去攻击任何指出了令人不安事实的人。

各国政府和他们的代表直接骗我们，但当别为他们说谎时，谎言会有效得多。政府一直实质性支持那些把舆论倾斜利于他们的宣导人。宗教一直发挥在压迫辅助作用，因为政府支持鼓吹服从政府的宗教。通过教育的赞助（以及在某些地方收购），政府可以强烈地偏袒那些加深他们的叙述的人。各国政府和他们的倡议者以支持智库来给他们的宣导增加可信性。他们以企业牌照、审查制度、基础设施的垄断经营，和限制取得的机会来控制大众传媒。

预先选好的名嘴之间台上的谈话是宣导员常用的战术，因为最好的宣传就是宣传目标不知道这是宣传。理应代表争论各方的专家们有一个倾斜的对话，都以煽情和人物的信誉来吸引人们。听众要“独立地”决定他们同意谁的意见。第三个选择是不考虑或假定他们是无关紧要的。异见并不是公认的。当人们因为他们正激烈地辩论社会分歧的问题使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没有考虑到宣导假设的有效性：政府是好的，政府是来保护我们，没有政府我们不能生存。

尽管宣导已经对流氓的效果有很大的乘数效应，（说到它的广泛使用）其效果却在下降。虽然出版技术曾经使政府不均衡地拥有权力，现在我们用一用指尖就能找到丰富的信息，使我们更难被欺骗。只要哪里有政府，哪里就有宣导。只要宣导还是有效的，政府便永远是可能的。但因从未像现在这样我们有能力质疑宣导，它将会变得无关重要。

IV. 政府对技术

在很多时候，政府的弧跟随了科技的弧，但它们的关系是更加复杂的。政府一一而不是大众，因科技而变得更有权力，有时暗中进行的。科技已经使政府比起没有科技时远远更具破坏性。在很多情况，技术已经使我们有能力去挑战政府的权力。只要我们很容易受到流氓的影响，现有的技术将决定反对的性质，但最终，技术将赋予普通民众要求自治，和使得中央集权的心理根源无关的力量。

技术的普遍状态是社会一般成员的生产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产能过剩使政府成为可能。农业发展令各地各种形式的佃农以流氓为中心。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刻板、更协调的经济，促使了收入征税。在印刷和执行外汇管理条例的发展，使几乎所有现代政府的根基成为可能：垄断货币创造。技术也带动了我们的自我毁灭能力的圆弧，似乎可以完全湮没。如果我们现在能通过中央集权，我们将能避免政府破坏性的圆弧，超越技术发展的和平和增加自主权圆弧的可能性。

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财富的开发。通过增加平均劳动者的产能，技术提升能生活水平（尽管政府总是把我们大部分的出产拿去）。当人们几乎没有养活自己家庭和支付他们地主的能力，他们不会有时间去组织抗议活动。随着一个富裕社会的整体发展，个人能力的水平因着信息的获取而有所提高。这一直是对自治的要求增加的主要推动力。虽然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但一些政客认为他们仍然可以用旧的骗局过关。有时候，政客会说一件事，然后第二天在另一个城市说相反的话，其后一天网络上出现把两段讲话合并而来的视频。当在我们的指尖上就能得到几乎全部人类知识的财富，这令有效地撒谎非常困难。

当受欺凌的受害者保持沉默，恶霸便会有胆量。像任何欺凌，政府希望他们的受害者保持沉默。它们试图让受害者隔离，防止他们联合起来。互联网创造了一个讨论平台，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被迫害的故事，并看到我们不孤单。最糟糕的政府的暴行，现在是病毒视频。新的讨论平台对政府不利。

以制度化的暴力了解政府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心理根源。人们求助于暴力，因不安全和恐惧忍不住进入冲突当中。技术令我们更能意识到心理健康。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心理健康在历史的低位是因现届政府，但即使这是真的，人与人暴力的比率低下代表一个更有权力的社会。从长远来看，技术将比政府更能带来沟通、和谐、和合作。

由于政府依赖于执法的人来以暴力来对待和平行动的人，限制和控制执法的人取得信息的能力非常重要。大量的通信技术使这更加困难。要说服士兵杀人很容易，如果他能说服受害者是有点不足的人。如果他们可以网上视频聊天，就会使这变得困难。技术使政府更难孤立人民。

在互联网出现前，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最新的通讯科技。许多绝望的政府限制互联网访问或使用有针对性的检查，但这其实是标志着流氓结束的开始。随着互联网不断变得更加普及，欺骗人民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能够前所未有的连接起来，我们开发中的关系将使政府被淘汰。

3. 战争

I. 反对自由的最大罪行

如果最严重可以对一个人犯下的罪行是谋杀，最坏罪行便是有组织的、深思熟虑、自以为义、大规模的屠杀。战争只是一个政府用来使大屠杀和偷窃变成看来可接受的。只有最病态、最疯狂的人的会支持谋杀作为政策的一种，亦只有最病态、最疯狂的政府会发动战争。为了摆脱它，他们必须说服关键大多数人去实质支持。这不是太困难，他们已经被说服如果足够多的人这样做，杀人是可接受的。

没有任何战争的宣导可以把其真实特性掩饰起来。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来扩张政府的权力。这是中央集权的高度，这是对自由最大的侮辱。政府将竭尽全力说服人们，战争是光荣的，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是懦夫。这一切都不改变战争的物理现实：大规模杀伤人命，因他们所争取的流氓射杀人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轰炸人们，和穷人为政府发起者的利益牺牲。战争使政府更强大，而更强大的政府更能剥夺人民。

战斗的破坏是对自由的一种侮辱，并阻碍我们和平的繁荣。政府使用战争来作为收税的借口。当他们可以使用外国威胁吓唬人，这会容易得多。一旦被说服，他们不仅会热情地交税，他们会攻击任何人提出要减税的人。当惧怕没有足够的年轻人诱骗进入参军，政府以“征兵”奴役人。战争把大量生产力从满足市场上的需求转移到破坏的行为。前程无量的劳动人口因死亡和受伤而损失了。为了使社会支持战争背后的疯狂的想法，政府需要灌输集体认同，这本身就是一种冒犯自由的强烈意识。战争中最大的悲剧是它背后的骗局。是的，有人被谋杀是很悲惨的，但为惨烈的是大屠杀能如此明确地预防。战争是中央集权的高度和对自由最大的犯罪。唯一使这成为可能，是因为个人愿意在政府的招标时犯下恐怖行为。

II. 从军

当政府给它的百姓建立了一套强烈的国民身分认同和爱国热情后，要说服一大群人参与保卫集体并不困难。这仍然是正确的，因各国政府都有持续的派出人去杀人和与国防无关地死去的记录。但是，被称为一个战士不能把你自已从自己行为的责任分开。人类合作的倾向比打仗的倾向强很多，因此要令成功发动战争需要很大的调控。以关于集体主义和者丑化外来的大众宣导开始。个体特征和自我非人化当兵必须的牺牲，使调控士兵来非人化敌人更容易。一旦敌人被看作是低于人类的，杀人是要容易得多。当士兵们是如此脱离现实，他们很容易被别在胸前的布料和金属所代表的荣誉奖励和赞誉所操纵。

在每一个军事制度，都会有一些领导方式被表彰和推广。一些由军方推广的价值观是普遍正面的特质。但他们强调在领导力上，因为要严重地误导我们的良好意愿的话，就要采用一种独特的能力。只有某类的领袖才能使人们毫无疑问地服从命令。只有某类的宣导才能容易地杀人。只有某类的人才能使人们把他们的道德决定权交给本质上误导的机构。

成为一名军人，就是采取一个反对自己的自由的立场。这是赞同流氓（收取保护费）中最显著方式。这是放弃你可能主张的道德权威。这是你对集体的主自权的牺牲。这是向政府倡议者的服务。这是令自己屈从于你们的压迫者。这放弃了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是仅仅是一个受雇的杀手，或至少是受雇的杀手的推动者。是被用来作为一个愚蠢的动物、政治家的棋子。参军是指离开社会有生产力的部分参与成为寄生虫。

参军被包装成争取自由，而政府想我们感激它们的战争，但因穿上那件制服，每位战士都令国民失去一点自由。成为战士是一种选择。没有人强迫你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当我们看透集体的宣导时，不会再有更多的军队。当我们追究彼此暴力个人行为的责任，就不会有更多的战争。当我们争取自由，就不会有更多的战士。

III. 战争的动机

明白政府是一个流氓的竞争，使我们能够明白战争的原因。政府提出各种高尚发动战争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只如宣导一般有理。今天，它们大多声称他们的军事力量只用于防御目的，但如果所有政府都只是打防御的仗，军队就没有必要！政府发动战争，扩大或加强保护费流氓。

没有东西像战争一样能激起爱国热情。政府喜欢战争因爱国主义引领人们去为想像中的集体牺牲和忍受压迫。爱国主义加强了必不可少的神话，就是政府代表着人民行事，战争的语言往往混淆了政府自己 and 人民本身。当两个国家交战，我们常说一个国家攻击另一个国家，但这其实是一政府攻打别国政府领土的失实陈述。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一个地方来的一群人，穿一种颜色的制服，杀了不同地方穿着不同颜色制服的人。国家不会攻击其他国家。政府用暴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政府也很喜欢战争，因为这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少数特殊利益。只是不断的战争威胁就足以使军火工业利润十分可观。除了政治家，没有比一群受惊、愿意放弃一切确保安全的人，更急于购买炸弹。当一群人恐惧得要支持战争，他们将支持增加税收和购买战争债券。这会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应该用以支付士兵的工资和设备，即使它只会通过把每个人的储蓄贬值来使银行家富有。虽然战争开支显然是把生产资源转移到破坏性目的的一种方式，政府总能指望，这种支出在积极的经济测量，延续了最危险的神话——战争是对经济有利。

战争给各国政府借口来做它们想人做的事情，而通常这些事情不能在和平时做到。战争中，政府声称需要更多的权力来应对新威胁。那些站出来要在战时政策得益的人会攻击对手不爱国。他们常说这些权力只是暂时的，但很多时候都是永久的。战争一直被用作作为借口来大加税、破坏私隐、通过征兵来奴役人们、及要求对集体更忠诚。

我们可能想一个保护费流氓不会杀太多臣服它的人，如果只是因生产力的损失，但政府不是常常都理性行事。它们一直在寻求更有效剥削我们的手段，但如果它们要杀死大量的人来维持压迫其余的人，它们会这样做。有时它们得意忘形，杀死太多人令有些压迫者受到影响。有时候，政府及其受益人在竞争保护费之间的斗争真正吃亏，但战争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即使随着生产力的损失，战争仍使政府更加强大。

IV. 干预的隔离

暴力是商业和合作的最大障碍。当政府不干预时，国与国的贸易使我们走在一起。当它们打仗时，会使我们分开。当政府干预别国的事情，就如它们干预个人的生命时，有生产力的关系被强制性的关系取代。虽然战争的直接成本往往非常高（计算数字上利润），间接成本是其许多倍。

自由贸易依靠自我拥有权和他人的财产权利的相互尊重。战争是无视人权的终极行为。对于战争是由人支持，它说，“我们宁愿杀了也不跟你交易。”对于战争为人所反对，但始终发生了，它说“我们尊重你，想和你交易，但还不是很厉害，不足以阻止我的政府尝试杀害你。”允许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政府进行管理，会使我们被隔离，以及使我们不能享受富有生产力的关系。

不考虑发动战争时，禁运和封锁代表武力广泛的威胁，而且它们可以跟战争具有一样的破坏性。一个完整的封锁说，“如果你跟任何在这个国家的人做生意，我们会攻击你”。当受害人被看成干犯了一些显著的集体罪行，这便会容易一些。但政府经常实行较小，导致大规模问题（和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的国际贸易限制。面对如此相互依存的国家，把一国从其余的国家隔离，可能会导至像食品、燃料、和医疗用品的必需品普遍短缺。

因为战争令资源从有生产力的用处转为破坏性的用处，这会限制在战争下国家的人民与其他国家交易的能力。然而，国际贸易被战争、禁运、或某种形式的管制贸易远远更为显著。当宣告禁运时它说，任何人从事某些行业会被枪杀或轰炸。由于该单一的威胁，数以百万计人的生活水平不可少的日常交易可能会被切断，和无数更多的潜在的交易可能永远不会发生。当战争的可计算成本——资源和生命是如此巨大莫测时，战争的总成本是无法估量的。

V. 外来援助

现代政府妨碍两国人民的良好意愿的很多方法其中之一是外援。对于想用投票一次过解决他们问题的人民，选择说“在世界各地关心穷人”的政治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它不会改变现实。外援是在一个国家通过税收，把钱从穷人手中通过施舍给予在另一个国家的富人。

像政府假装解决的许多其他问题，外国痛苦的苦难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尽管政府对偷来的资金担当如此大的角色，我们还是对国外慈善机构慷慨解囊。当国外一些慈善机构有欺诈行为，所有的政府对外援助计划是都是骗人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的钱被花，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付我们的税或坐牢。

政府喜欢的外援，因为这使它们能不发动战争下收买小政府和拓展影响力。只有相信政府是有效率的人才会希望它们来处理外国援助的捐赠。政府往往不会把钱给其他国家的人民，而是给他们的政府。即使这笔钱大多数被用于其既定的目的，这将有助于巩固现有的权力结构，并且只要一小部分的钱，足以让许多腐败政客在未来数场选举中比富豪更富有。因此，外援能起到支撑政府的作用，否则可能由于过度腐败或不受欢迎而倒台。外援的发放是基于有恐怖主义、饥饿、或疾病，但它最终补助了恐怖主义、饥饿、和疾病。

在世界各地都有悲剧发生，众多爱心人士是真心想伸出援手的。当我们集中资源，神奇的事情就可能发生。有时，即使政府实现救灾的伟大壮举。不幸的是，由盗窃得来的援外经费和由不用为结果负责的人执行，可预见这将会导致资金被挪用来谋取私利的结果。

VI. 反恐战争

政府想出不同借口来发动战争，但“反恐战争”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可以用来保持一个国家在无尽的战争状态。因为政府程序是很难完结的，对未指定的敌人使用武装冲突，是每一个政府梦想的成真：永恒的战争。反恐战争的政策，与大多数政府计划，造成更大的问题。发达国家政府占据并闯入发展中国家造成恐怖主义。人们对社会被外国军队接管、看到他们的家人杀害、并他们的生活方式被破坏反感，怨恨会变得如此之大，可带动人们进行可怕的暴力。外国占领造成这种绝望的受害者，当在抗争中容易被牺牲，往往会发现他们的生命只值得这么少。

政府一直使用战争作为借口，以安全为理由来限制个人在家的自由。反恐战争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是基于可以影响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经常存在假想的威胁——给政府一个借口来规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言论和隐私的限制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们使人们不太可能想出他们将如何厉害地被抢劫，他们又应如何抵制。通常情况下，战时法规的随威胁而失效，但与反恐战争，起的话，“威胁”可一直继续下去。

对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信任带来大规模的腐败。如果我们问别人为我们攻打假想的恶魔并需要多少钱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一个充满的恶魔世界，这战斗是非常昂贵的。政府声称要每时每刻阻止恐怖主义行为，但许多是压迫，有些完全是无中生有，而且大多数是大大的夸大了。当一个政府未能阻止恐怖行为，它会说它需要更多的钱，对抗更先进的敌人——无论攻击是多么的简单。当一个政府“防止恐怖行为”，不论是否真的做了些什么，它会说它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继续进行其工作。

任何时候，当一个国家在战争中，人们往往是恐惧的，这使得他们要团结在一个强力的领导者或权威下。这使得他们不太可能质疑或挑战政府。当人们都害怕，他们更可能容忍税收的增加。当他们害怕对方告状，一个恐惧的人会更容易被控制。如果人们接受战争的借口，他们会感到更加依赖政府，特别是保护。

反恐战争是一个特别讨厌的流氓，但它揭示了现在政府要进行大规模战争多么具有挑战性。在这个全球连通的年代，开始一个传统的军事冲突似乎越来越不可行。通过应用相同的审查所有暴力的借口，我们将结束所有形式的战争。以促进安全的名义来解释暴力使每个人都不太安全，但因为有人获利，它仍然会出现。

VII. 真正的安全

鉴于我们所知道关于各国政府和战争的动机，任何人都因安全而转向其中一方，这似乎是荒谬的。各国政府都不是保障，他们是保护费流氓。国家安全是一个借口，来在其领土保卫独家的税务机关。政府保护我们，就像一个农场主维护牛。在国内、外，政府用暴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一个国家的最好的防御，是拒绝投向任何有组织系统剥削的装备精良的人民。

当一个地区被外国政府接管，首要任务是要抓住税基的控制权。入侵政府希望扩大其流氓。如果它试图接管控制费用比税收更多的地区，它很快就会放弃。抵抗侵略的最好办法是有没有政府。入侵者将需要从头开始建立税收征管机制，要维持这机制将是非常困难和昂贵。

由于没有政府告诉潜在的侵略者，如果他们试图接管这片领土，他们将会失败。该信息是，“你可能永远不会在战斗中被打败，但由于分散的反抗力量，无论是暴力和非暴力的，你会输掉，因为我们致力于自由和将击败任何的压迫者，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只有当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被统治时，广泛的压迫才有可能发生。

支持一个“专业”的军队使国家更不安全。一个更自由的社会将会更加繁荣。一个更加繁荣的社会将是一个更有利可图的贸易伙伴，因此不太容易受到攻击。未军事化的国家将没有敌人。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的社会，就不会为寻求适当自我保护的自由人树立任何障碍。军队保护的假象掩盖了一个事实——他们让我们更不安全。

当政府说它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时，它们在撒谎，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仅仅制造威胁，给了他们一个借口，把钱花在错误的解决方案上，以令它们的提倡者富有。现在，大规模的侵犯是比较少见的，尽管这可能会减少个人武装的意义，我们都必须以真理作武装才能不落入流氓中。最好的国防是拒绝被支配的人民。

4. 个人安全

I. 生命是脆弱的

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做出的最恐怖暴力行为可以是很容易做到的。取另人的性命不是特别困难。在由专业杀手和暴力幻想主宰的世界，大多数人都对多么难杀人和他们如何无懈可击有一种夸张感，这是合理的。我们很少真正考虑是多么容易杀人，因为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的思想是如此令人厌恶。

由人类体验的本质简单来说，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对方的手。我们不只是在许多实际方面相互依存，我们也活在几乎每个人的快乐上。事实上，杀人在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罕见，表明我们希望被快乐、健康的人包围。

尽管社会的人绝大多数有合作性质，罕见的暴力行为都有发生的可谱，我们因这些行为过于害怕。我们可被说服不信任和害怕一个不相识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是可信的，我们都订立自己的原则，但尽管存在证据，我们不信任的倾向都高于必要，因而我们浪费了大量的精力。这使我们容易被利用我们恐惧为政府提倡者服务的人的伤害。

对于政府让我们接受他们适得其反垄断公共安全和正义，他们必须说服我们，只有他们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某些威胁。即使是人工流产的关键物质，使之成为非法往往使得它更频繁和更不安全。利用政府减少人工流产使之更难以制定这样的和平方式。这仅仅是真格的，以谋杀，盗窃和强奸的问题。随机际犯罪的威胁是真实的，但它的答案是不转向，承诺从我们这里偷走的组织。

谈到政府对保护小偷说：“4 我的邻居可能会窃取了我，所以我信任政府，从每个人偷，所以如果我的邻居偷了我，他可能会被锁在笼子里一会”。谈及政府为保护杀人犯说，“我的邻居可能会杀了我，所以我将让政府从我这里窃取，使他们可以雇人在服装来写一个关于它的报告之后”。

生命是有风险的。风险导致恐惧。恐惧让我们脆弱。生活的风险程度的接受，能够勇敢地质疑那些谁也促进恐惧。当我们试图否认生命的风险程度，无论是在我们的脑海中，或通过政府的政策，我们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生活在恐惧中，或在性，简单地通过拥抱生活的合作性质，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免受社会缺乏信任的非常现实的威胁。

II. 正义

我们都希望得到公平的对待，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感觉。当正义作为一个单纯的口号，它可以被严重扭曲。当正义是建立在一套具体的道德原则上，它是解决冲突的指路明灯。政府拥有司法（解决争端，监禁，公众安全的）基本服务的垄断，但在这些最重要的社会职能中，政府总是滥用权力。政府在这些方面提供了一些正当的功能，但只为制造提供实际服务的错觉。即使是政府司法服务的一个简单的审查，也可揭示政府有没有道德的原则。

人们早已习惯以处罚作为借口，侵犯他人来控制他们。当有人试图要惩罚，他们不会寻求正义。处罚仅仅是暴力的一个糟糕的借口。惩罚的威胁是政府的主要动力。政府不能用正义来威胁我们。刑罚的目的是使人痛苦，并借痛苦的威胁来控制我们。为了用确实的借口来威胁我们，政府想出一些对抗使流氓没有效的法律，如不纳税、磕药、或挑战权威。

每次政府实施了一项没有受害者的法律时，被逮捕的人就是受害者。如果没有受害者，便没有犯罪。如果有受害者，正义的药方很简单：使受害人完整。如果这人被盗，被盗财物（或同等的，加上偿麻烦的补）必须归还给他们。如果他们受伤，必须支付适当的补偿。如果他们的财物被损坏，就必须得到补偿。当政府惩罚没有受害者的犯罪，他们也迫使其付出社会服务的惩罚。如果我们支持没有受害者犯罪的法律，我们所负了的责任，就好像我们已经聘请了代表我们抢劫或绑架的人。

真正危险的罪犯应该被强行从社会中隔离。提供隔离给那些真正有威胁的人是很重要的服务。由于政府采取这一最重要的功能垄断（尽管他们无效），它们通常都可以通过垄断来执行差不多的功能。因为他们是垄断，他们不会有太大的问责，本质上具贪污倾向。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说服执法者执行法律，他们会说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当政府被交托要执衡公义，我们最终与腐败的法官、与腐败的警察、腐败检察人员工作，而在每次通过无被害人犯罪法律时，腐败的政客给他们一个借口用枪指向和平的人。

判断一个人的行为错误不代表你有惩罚他们的权利。即使你绝对肯定，即使你看到他们这样做，即使你认为这将有功义，惩罚他人永远不是正确的。自卫权中如必要的话你有权因自卫而伤害别人。你可能会收回被盗的财产。你可能会做一些给别人带来痛苦的事，但你永远不能合理地做一些明确地使他人受伤的行为。有一件事你总是有权利去做，就是转身离一个人而去。如果某人是一个已知的小偷，不要跟他做生意，直到他补偿了受害者的伤害。这自然权利的正义，它比政府流氓更强大和公平。

正义是道德的应用。正义的社会实践是其道德原则决心的量度。社会对非暴力行为的处罚是其放弃自由的量度。当我们为正义投向政府，我们正在转向基于侵犯人权以保护它们的机构。一个保护费流氓不能宣称自己有一个道德基础。正义是太重要了，不能信任政府。在许多方面，我们已经依赖政府，因此在过渡到一个自由的社会时，正义的很多和平的系统将首先类似于目前政府模式，符合目前的预期。然而，在没有胁迫下才可能的创新，那些更公义和高效的预期将快超过司法系统。

III. 警察国家

现代政府已经进入了一个自我毁灭的循环。政策的制定代表着特殊利益。政府说服足够多的人说政策是用心良苦的。我们知道了特别的政策旨在利用我们。我们生气和抵抗。政治家（和他们的发起人）发现以创建新的策略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来减少阻力的影响更有利可图，而不是向压力屈服。这创建了一个无休止循环——制造和压制不满。旧的不满情绪堆积起来成为政治家、特殊利益、和其他罪犯，以回应了非常短期的激励机制，因为他们是从长期后果的问责中移除了。随着紧张局势的增长，政府必须加大力度直接控制自己的公民。有效的政府都精心培育执法机关，充满着不会质疑指令的警察。失控执法的政府，或者一个警察国家，是腐败可预见的结果。

警务人员提供了许多正当服务。它们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巡逻和偶尔干预正在进行中真正的罪行。他们帮助被困司机。有时，他们甚至破案和抓获应该承担责任的人。然而，就政府而言，提供的服务只是一个警察真正目的解释：执行代表特殊利益的政治家的意愿。

当他们在恐吓时，警察的主要功能就比较容易。因为战争是政府力量最具破坏性的应用，当政府需要增加他们警察的恐吓效果，便把他们军事化——采用军事的方式、战术，先进的武器装备、过度使用武力和犯罪不负责任的开支。作为提供合法服务的相关性减小，需要增加通过恐吓来控制种群。警察军事化的机制一般军费相同：一个想像的需要被曾贿赂政客承包商满足。警队在他们的社区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因此对于军事化的压力不是本地的，而是从中央大型拨款，人们可以被欺骗以为他们没有为军事化付出金钱。

我们天生害怕警察的权力，因为他们曾掌控过普通公民。大多数警察部门具有街头帮派暴力的所有关键要素：他们有地盘意识，猛烈地执行自己的垄断地位，并有明显的识别特征。在某些方面警方使人惧怕，而正常的人不会，因为警方有专断的权力、低问责，而且往往表现得暴力而没有关心别人。当普通公民犯了暴力的罪行，他们往往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下被拘留。当警察犯了暴力的罪行，在他们的雇主“调查”他们期间，往往给予带薪假期，并假装以维护信誉必须的严重性去关注。

一个警察国家的一个因素是过量使非犯罪行为违法的法律。大多数政府已通过这么多的法律，来追赶挑战权力、拒绝被利用、或政治上造成不便的人，就不难想出一个合法的借口，扣留、检控、审讯和监禁他们。这也使得警方特别恐怖，因为他们有大量自行决定的自由来决定逮捕何人和逮捕的原因。这股力量使种族主义和其他个人偏见可怕的表现出来。一旦一个警察国家达到最让人感到无法精确地遵守法律的时候，人民对政府的尊重会直线下降。

政府越试图控制其人民，越需要暗中监视他们。所有政府的监管都是错误的，但公民的财产权利和隐私受到侵犯是特别错误的。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安全需要和隐私权之间一定要取得平衡，没有需要永远地侵犯一个人的财产。当你被另一个公民在公开场合中录影，他们是在收集来自你的声波或光粒子，他们并没有违规。但是，如果这个人在电话线装上窃听器，或把一条虫放在你的家中，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把任何东西插入你身体任何不欢迎的地方，就是侵犯你的财产和隐私。政府需要侵犯你财产的原因，是如果你真的有隐私权，那你会在你家中有他们无法控制到的地方。现行的监视范围明显地展示有追捕坏人以外的动机。政府监管是不是让我们平平安安，而是要令我们在控制之下。

令警方负上责任的最重要的方式是记录他们。一个警察国家不会因个别地方的行动被击败，但记录警方可以教育人、令个人负责，并消除最鲁莽的十口中口员。大多数的智能手机的记录技术使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记录警方。这些相同的手机可用于上传数据，互联网提供的散布网络是政府难以切断的。这些技术扭转了局面，应该令每个人，而不仅仅是警察，都负上责任。随着技术的不断提升，它会变得更加难暗中使用暴力。

在一些地方，录影警察是非法的，但在一些地方，技术上是合法的，但不总是可行的。彼此留意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为了保护警官拍摄其他人的互动。我们要始终知道自己的权利和尽力坚持，但了解当地具体的法律和我们的“法律规定”权利也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执法人员。

虽然“警察国家”这词可不同程度地应用，一些政府辩护者宣称控制量是微不足道的，任何有组织的暴力控制与“全面警察国家”一样都是错误的。将人交给系统性的暴力损害了他们，并使他们逆来顺受。不要放弃！有很多方法打击警察国家来改善我们的社会，但直到我们打败中央集权，它会永远会存在。即使程度最轻微的一个警察国家也是太多了。

IV. 法院

争端解决太重要了，不能委托给政府。当我们接受了暴力垄断保护流氓的任意权力，当局很快就会令我们屈从。那么这种权力是出售给出价最高者的，法院是用来让我们习惯各种灾难性的政策。

政府法庭寻求保住权力，保持自己的影响力。他们依赖于政府其他部门的预算，并没有动力去反对一般的事项。一旦这种关系建立，很容易让政客们通过完全违背正义任何理性意识的法律，并且他们背后有法院撑腰。法院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定我们无受害人犯罪的罪，保持警察忙碌，保持政治家和他们的倡议者高兴，并给监狱提供源源不绝的“罪犯”。

法院做政治家的标案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他们需要警察的帮助下做到这一点。警察例行被传唤作证反对被告，法院试图让人们认为他们受到保护不被假证据诬告，但警方经常可以撒谎。当警察被指控行为不当，他们往往处很轻的刑罚，如果有的话。部分原因是警察保护自己，像任何群党成员一样，但亦因为大多数检察院和法院只不当行为坏到一个会令流氓的声誉受损时才会寻求问责。

政府的法院经常提到自己作为“司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惩罚的体系。如点认为依靠盗窃和暴力的机构的任何一个部分可以维持正义是荒谬的，但许多人似乎仍然相信这一点。正义要求尊重自我拥有权，但法院更关心的是维护法律而不是维持正义。由于法院有垄断地位，他们必须提供一些近似的正义，（隔离悍匪，偶然下令以恢复原来赔偿损害），但整体来看，法院给了政府一个惩罚做了政府不喜欢行为的人的辩护理由。政府法院最大的悲剧是，当有人受了委屈，如果犯罪者被逮捕和惩处了，受害人还会被再次处罚纳税，而不是得到赔偿

法院是保护流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为政府使用武力对付和平的人提供掩护。当法院与政府其余部分的程序作对，它仍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们要我们认为，法院也可把政府的关。简单地看一看，几乎任何国家的历史都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法院也可以用来刹停失控的中央集权，同时保持流氓的信誉。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法院应由服务接受者而不是政府资助。他们对人民而不是政治家负责。他们可能会捆绑其他正当的保护服务。我们可以花钱找人来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不是基于侵犯我们的权利强加给我们的垄断机构。更大自由始终会令效率更高，这在解决争端方面尤其显著。垄断服务提供者将不再以不便侵犯其客户，这是于其他任何行业中无法忍受的。不需为他们行为负责的人将不再作出重要裁决。人们将不会不用负上因错误监禁而造成的生产力被盗和浪费的极大不公而的责任。争议解决服务，勿庸置疑会在没有暴力的前提下好很多。

V. 监禁

把一个人关在笼子里从来都不是正义。只可惩罚或正当隔离危及他人的人。把一个人关在笼子里来伤害一个并不能使那个人完全。因为一个人做了你不喜欢的事情而把他关在笼子里，这样你便是罪犯。有时监禁的个人行为是合理的，但现代监狱系统包含大部分人，他们的监禁本身是一种犯罪行为。即使是其既定目标，惩罚性的监狱系统是一个危险的和无效的工具。

所有真正的犯罪源于未能在自愿、协作关系中取得成功。许多国家的政府试图描绘他们的监狱为康复中心，而一些从监狱出来的人因教育更强大、更健康，这显然不是他们的目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厚颜无耻地称他们的监狱为“改造的”，就好像他们有纠正别人行为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政府量刑时推定他们在公民社会中太危险是而判暴力罪犯坐牢，但在类相似罪犯包围的疯人院几年后，他们将可安全释放。

如果有人伤害了他人而坐牢，甚至得到了死刑，请问被害人如何得益？他们可能会觉得没有攻击者在外作恶就更安全，现在受害者却因作为纳税人要支付犯人的住房、食品和医疗，其犯人的产能力降低到几乎为零。真正的正义是补偿受害者和弥补损害。

复仇从未带来公义，但它也许诱人。我们越是质疑现代监狱系统的假设，我们更了解自己灾难性的影响。这是启发了我们对正义感重新审视，向政府明确说明要如何利用我们与生俱来复仇的渴望。暴力、不理性、和犯罪性疯狂的人在任何社会中是一个重要的功能，看如何合作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这将是令人兴奋的。如果社会不再这么大力投资于保持这些人于铁栏中，将令社会更高效和快乐。

VI. 自我防备

让政府极为独特的是，他们使用枪支的方式。政府要求我们做或不做任何事是基于“如果不听从贺枪的警察会把您锁在笼子里”。如果我们都有枪而政府没有，这种流氓是行不通的。政府的利益是维持我们依赖他们的保护费流氓，但警察绝不能比有效的自我防卫提供更好的保护。由于枪支管制是通过暴力强制，在执行的地方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整体暴力，这显然不是减少暴力。这是关于控制人口。

使用武力保卫自己是基于自我拥有权的固有权利。如果有人对您或您的财产构成威胁，你有理由使用防御力量。使用武力对付其他人的决定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受到威胁或受到攻击，使用武力可能是拯救自己生命的唯一途径。即使在你的生命显然是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你的自我防御将是消除威胁最有效最小必要的武力。如果你评估错了怎么办？如果威胁是因暂时的混乱

而不是因不良的意图导致的呢？运用致命武力时的责任是巨大的，它应该只作为最后的手段。要否定自卫的人的权利是把他们交给虐待他们的人的专横。要否定自卫的普遍权利，就是否认自我拥有权的普遍权利。

非暴力的人拥有枪支是对暴力的人带来内在威胁，而暴力的人愿意用暴力来移除。政府不喜欢自己的人民武装起来，因为他们可能会造反。以军事小型武器打击有组织的军队的想法看似荒诞，但在猛烈的反抗下，有时足以切断怪物的头部。政府使用枪支管制，让人们更加依赖政府，尤其是当它们需要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时。在严格的枪支管制，一些政府曾经干犯最恶毒的暴行。一个枪支管制的巨大讽刺是其既定减少暴力和“令枪在街头上消失”的目标是适得其反的。枪支管制几乎是不可能有效开展。如果首先没有对公民有绝对的控制，没有政府能完全成功地消灭枪支拥有权。在许多有严格的枪支管理地方，枪实际上比一个规范的市场更容易获得，因为很容易从“黑市”里购买，而销售者不能对谁是买家问责。

罪犯掠夺有严格枪支管制的社区，因为对他们来说，枪支管制是受害者非武装化的便利政策。一个全副武装，甚至是手无寸铁的暴力罪犯，可以在严格的枪支管制的区域□□击任何人，而有信心他们的受害者没有武装。这是政府创造更多犯罪的一种方式。更多的犯罪行为使人们更渴望政府的保护。它还造成依赖，因为当公民被解除武装，应对犯罪的合作解决方案效果较差。剥夺自卫权具有灾难性的后果！

枪支管制是“不只限于枪支的具体技术”的常见看法的一部分。政府要控制使用武力。在许多地方，他们禁止常见的非致命性自卫武器，像胡椒喷雾或泰瑟枪。如果政府真的希望我们安全，（有的地方警察真的这样做）他们鼓励能够负责的人使用这种设备和枪支。就自卫的用途而言，非致命性技术至少跟于枪支样有效，并最终取代枪。没有谁只是想保护自己也想致命武力，如果没有必要的责任。

枪支管制是非常危险的原因，是它宣扬暴力。有多种方式它是这样，但更重要的是，它基本上是暴力，因为它需要执法人员来违反和平人的权利。用“枪支管制”来称呼受害人的武装解除是一个薄弱的掩护。掩护政治家们真正主张：只有政府工作人员可以有枪自卫是一个普遍的人权。

VII. 性侵犯

性侵犯是侵犯。这跟侵犯个人权利与任何其他罪行相同。这是违反了最宝贵的财产，自己的身体的，并构成盗窃侵占，往往导致严重的伤害。心理后果，与任何外在伤害，具有任何人身攻击的破坏性。在一个社会里，个人权利得到尊重和违法者不容忍，我们将可更好地解决性侵犯问题，直到它完全根除，这是一定会达到和应该的。

性侵犯，由于明显的身体优势通常是由男性做于女性的。在一个自卫的个人权利被尊重的社会里，有武器，甚至一些非致命性的武器，在身体对抗中可能发挥力量均衡器的作用。技术已经使我们的体力跟生产力没有太大关系，最终将使其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一个自由的社会很少依赖应用武力解决争端，所以攻击的文化也将大大减少。

在真正不容许性侵犯的社会，被当场抓获的人将面临来自社会的直接反响。犯强奸罪的人可能面临全面排斥。靠政府得到正义，我们得到危险延迟的系统，只提供处罚不力的监禁。然而，一些政府已经使用了现今不可否认的可用技术来制造性犯罪者公共名单，或要求一些其他形式的公开承认。虽然这些措施可能代表着消除性侵犯的步骤，这是一个表明我们在更合作的社会可以实现什么的一个苍白影子。

性侵犯的原因是多方面、复杂的。虽然有些人会说，这是植根于我们的生物基因，许多影响因素中，如贫穷和绝望，是由政府加重的。当政府作为一种抑制性活动或强加性行为标准的工具，这也可能是一个促进因素。“强奸文化”的最大贡献者是中央集权。一个合理化政府侵犯人的社会促进更多人相信自己侵犯他人的理由。一些政府使他们的资源完全可用于性侵犯的问题，而其他一些政府故意令报告和问责更加困难。在这两种情况下，该问题将永远不会被侵犯和平人的机构所解决。

5. 税收

1. 税收是盗窃

盗窃是当有人拿去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无论是政府拥有“自己的人民”为奴隶，或偷窃的征税。你拥有你自己。因此，税收是盗窃。因为你拥有自己你的身体、你劳动所得的、和你通过交易所获得的，税收是盗窃。政府是超级富豪集中的财富和权力所使用的机构。因为他们不是通过提供给我们自由选择的商品或服务来赚钱，盗窃是他们的主要机制。税收只是一个词，让我们更能接受巨大、广泛、有组织的盗窃。

一个人窃取是不正确的。两个人窃取是不对的。把票投给将会聘请代表来收税的 51 % 投票人口窃取仍然是不对。一个伟大的政府谎言是，当足够多的人，并称这为税收来进行盗窃是道德的。盗窃就是盗窃。即使一些偷来的钱是用于合法目的，这并不能改变这个简单的事实——税收就是盗窃。

一些政客会尝试令人觉得税收是自愿的，在一个扭曲的意义上说和某些人来说，它是。如果您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民，所有的纳税人的钱被善加利用，和你热情地付出你的税金，那么你可能会更容易受到税收不是盗窃的谎言影响。但即使你碰巧幸

运，你觉得税收是“是文明社会的代价”，你是生活在一个文明监狱。当你不喜欢你的税款所花在的地方时，你可以一是服从每个税法背后的威逼，一是去坐牢。

当所有的关系都是自愿合作时，我们才可达到我们的潜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所有关系是自愿的。实际施加的胁迫量与评估威胁的影响是不相关的。当税强加人民时，这意味着一大部分财富不能再被赚取它的人使用，反而为政府所用。只有当所有通过税收挪用的资源都加以考虑，我们才能掌握巨大的潜在损失。

政府利用税收不仅可以偷走我们的东西，而且要控制我们的行为。一般来说，会以最大可能的程度来征税，尽可能把钱从我们身上拿去。但有时，政府可以从我们的整体得更多的钱，如果它们以特定的方式以拿取金钱以改变行为。例如，如果政府按不受欢迎的行为征税，它可以让人们看到政府是阻止这种行为的一种有效方式，而真正地使用这作为借口来偷取自不受欢迎的一群并提高政府的声誉。

其中税收的巨大谎言的是，把穷人联合起来而从富人手中拿回钱来。这可能是装饰，以避免被盗这样的语言，“成功人士以交税来展示对曾帮助过他们的社会之感激”。有些人甚至认为征税把权力从超级富豪、公司和银行取回的方法。有钱拉政治家的琴弦的人都操纵着系统，使征税的净效应始终是对穷人征税。有些税收制度实际上是为从相对富裕的人偷多一点而建立，使一些不受欢迎或没有人际网的富人最终处于劣势，但是从他们的结果来看，很明显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从穷人把财富转移到富人。

因为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有针对性的税收有确切的效果。当对任何产品、服务或活动征税，会变得更加昂贵，市场会相应地回应，正如回应任何价格的上涨一样。对所得税来说这是真的，这使得一些政府在受害者获得收入的控制权前拿取他们的钱。但“掩藏”一个税收并没有削弱其灾难性的影响。它不仅使收取更加高效。不能避免激励的问题，当政府使任何活动（如赚取收入）利润减少，人会少做一些那样活动。

销售税是与其他任何税收一样多的盗窃性质，尽管当每个人做出消费者的选择时他们都选择付税。销售税只是有条件的盗窃，就像进口税或交易任何其他税项。虽然消费者可以选择不买东西，但供应商别无选择，如果他们想公开地做生意，只能把税项成本计入价格。不幸的是，各国政府的税收无助于减少黑市。税收鼓黑市。

税务球拍的发展，演变，并适应新的环境和技术。广泛的应用和盈利能力确保税收技术总是在最前沿。他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从一个小部落，要求进贡大量的监视，调查，扣押，今天的监禁行动的负责人。如果拍不尽快停止，只会得到更多的侵入性和破坏力。

税收是政府流氓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如果政府从来不偷，他们就不再是政府。如果我们可以任何时候由政府撤回我们的财政支持，他们会是自愿合作社、或服务提供商。由于税收是以武力威胁作为靠山，这是盗窃，简单易明。

II. 货币银行盗窃

如果政府只可以通过直接税偷窃，这仍然是社会的巨大负担。不幸的是，这仅代表了税收流氓的一小部分。政府发起者已经设计了更大型通过银行系统窃取途径。

当今世界上使用的大多数货币都只是纸片或中央银行创建的数字编号。当他们发行更多的钞票，供给和需求定律仍然有效，所以钱失去价值。授权银行采用部分准备金，这使得他们能够凭空创造货币提供贷款给人，而只有持有其背后的资金的一小部分。由于印刷或数码上制作更多钱会令供给膨胀，这就是被称为“通货膨胀税”。这种微妙的武力和欺诈组合是专为大规模盗窃而设计。如果人们能够透过用不会贬值的钱避免通货膨胀税，他们就会这样做。要实行一种货币，各国政府必须取缔与之竞争的其他货币。这意味着如果你使用跟官方货币不同的会计设备来进行贸易，你会被锁在牢里，或面临其他的“法律”制裁。最终，政府的钱变得广泛使用，甚至没有人会质疑它。关于这个流氓对经济有多重要的宣导将使之持续下去。

没有本位支持的政府货币允许所有获益的人，无论是作为新资金的早期接收者或授权来创建它的银行家，从整个经济体吸走财富大量。如果银行有来自政府的垄断力量，或政府自己管理的银行便不要紧，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服务超级富豪。如同所有税种，目的是把财富从穷人转移到富人。在通货膨胀税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说服穷人他们完全没有被征税。通货膨胀税最损害穷人和工人阶级，也没有任何使用政府货币能避免。

III. 为什么这么复杂？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税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承诺。从几乎一个国家内每一个人上偷窃是不容易的任务，但政府有方法让这看起来更加困难和复杂。这不是由于任务的挑战、或是意外、或无能的结果。政府有意建立复杂的税收制度，这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使之难以挑战税务员。

一个复杂的税法（连同复杂的法律体系），允许任意执行。如果一个政府特工想要整治一个人，很容易地就能证明他没有完美地遵守税法，因为完美地符合税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社会接受税收不是盗窃，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监禁。

如果你没有钱或手段在政府法庭上挑战税吏，这可以是非常昂贵的，如果你放弃你可能最终得到更多的钱。但是，如果你选择对抗一些对自己特殊的盗窃，你可能会输掉和需要支付律师费以及任何政府要征收的税项（加上利息）。通过转向政府以抵制政府的盗窃可能看起来很可笑，但唯一的选择是开展我们的业务，使政府无法看到它。

IV. 土地盗窃及物业税

政府创造幻想以保持国民的标准，说服他们正接受服务，而不是被剥削。其中最重要的幻想是财产的错觉。只要你接受你政府对拥有权的条件，它要你相信你自已、你的财产、你的家，和你的土地。在现实中，政府就好像拥有你和在其领土内的一切。政府习惯用很少借口窃取辽阔的土地。以往它常被理解为暴力垄断，他们并不需要拿出精心制作的借口，使其看起来盗窃是不是盗窃。如今由于物业错觉的标准是相当高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必须拿出更好的理由来窃取土地。政府会说，他们正为了公众安全的利益取用土地、公共工程、或为“发展”。用上述任何借口辩解的盗窃仍然是盗窃。这是特别反感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编造一些高尚的理由，而仅仅把人赶出他们的土地，并直接把它交给特殊利益。

有时政府会声称如果给予适当的补偿，偷别人的土地就不是盗窃。这就好比一个劫车的人告诉你，如果你能保持空气清新偷你的车就是罚款。被不自主地从自己的土地赶走就是盗窃。唯一的“适当补偿”令这不是盗窃，是不惜一切代价来说服一个人放弃自己的财产，并由他自己情愿。

房产税是基于我们在某一特定区域生活的特权所必须付税，和拥有权的税收是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支付政府服务的理念。你真的付出赎金，以保持你的物业，假设你实际拥有它。如果您不支付你的房产税，政府最终会把你赶出你的土地。如果您认为政府拥有所有土地，那么你物业的价格是用来购买一个使用许可证，并你的物业税是租赁费。

对政府来说，物业只是暂时控制的问题。他们可以窃取任何他们想要的，只要他们有一个足够好的借口让执法人员进行偷窃和防止人们反抗。如果你的政府说，你可以拥有财产，并保持控制权，但只限当你缴纳房产税时，你是房客不是拥有者。政府摆脱这种流氓，因为足够多的人仍然相信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们的提倡者。

V. 两代之间的儿童虐待

当政府承担的债务，它有非常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对将来的世代。由于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盗窃，政府债务是一种未来窃取别人的承诺。在一些国家，债务随着孩子出生，令他们一辈子都要偿还，即使是极端的税率。当那些甚至没有机会投票的人被迫支付过去几代人的错误时，这就是隔代的儿童虐待。

在有无法控制的债务的政府下，人民普遍反对加税，很多人想完全消除它。我们一般投票给增加支出的政治家，因为这笔钱交到了的一些特殊利益。这些特殊利益把一部分钱转到回政治家手中。足够多的人投票给他们，因为我们误以为我们可以用投票解决我们的问题，和阻止无不良后果的批判性思维。

这个问题是考查很能揭露政府，因为错误的对下一代创造关于失窃的期望，现在发生的事情也是错了。这不只是未成年不能投票的人或影响系统，是关于大家没有关于那些钱如何花的真正发言权。这包括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这应该是毫不奇怪，世界上最伟大的流氓已经找到一种方法，以受害者的行列延伸到还未出生的人。

债务政府给生下来是债务奴隶的年轻人发出了什么信息？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不满的年轻人将成为政府的祸根。最后，有一代会到来并说，“这不是我的债务！”，干脆否认一切债务。究竟我们要传递给孩子们的是一个充满机会的自由世界，还是一个生下来就是因我们的错误而成为债务奴隶的世界？

6. 经济学

I. 理想的自由贸易

当您选择与另一个人订婚，那是因为你正在借着这是你的选择的原因，追求自己的私利。这并不是说做出选择一定是个人的物质利益。我们常常寻求帮助他人的情感满足。当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暴力、武力、或以武力进入关系的威胁，我们的潜在和谐度降低。冲突代替了合作，资源会从最佳的用途流向其他用途，浪费资源被鼓励。在用武力来决定的每一笔交易，浪费了大量的精力。被威逼污染的每个关系，令我们不能实现在理想自由贸易中我们的潜力。

如果你从你的邻居那里买东西，就意味着你选择放弃金钱，因为你认为你的生活有那些东西时比有那些钱时更好。你的邻居放弃一些东西来交换钱，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有钱比有那些东西好。经济学的这一基本交易的概念是贸易产生财富非常核心的原因。它允许互利的合作交易。这一原则延伸到所有关系，而不仅仅是我们所认为的经济。当两个朋友分享一个谈话，他们是在自

由地交换时间、精力和注意力，因为他们各自认为这有利于他们。如果任何一个人认为单独或者与别人说话会更快乐，他们可以自由和平地离开来结束谈话。

另一种选择邻居之间的和平交易例子并非如盗窃般简单直接。如果那政府说，你可以从你的邻居手中买那个东西，但只有当你付出价钱的某个百分比作为贡品呢？也许你打算买十件东西，但现在你只能买七件。人们在世界各地接受政府各种偷偷摸摸形式的盗窃，但没有系统隐藏“如果你不付税或贡品，您的交易是非法的”的事实，政府可以把你关在笼子里，或要你为“黑市活动”付“罚款”（由你手中偷窃）。

在简单的例子，很容易看到胁迫对自由贸易造成破坏性影响。即使有这些例子，我们不可能想到所有的影响和连锁反应。难道没有发生交易就意味着购买少了一个袋子的蔬菜？少创造一个职位？少了一个买得起必要医疗保险的人？

如果政府只是偷了我们的东西并离我们而去，影响不会是那么糟糕。当政府通过执法和抑制经济活动，用我们的钱对付我们时，政府可以窃取更多。战争和警察国家挪用人类努力的量是非常明显。不太明显的悲剧是，政府阻止了那么多渴望、有能力的人，令他们不能在自由市场上服务人群，反而指着枪在他们的头上，执行特殊利益集团的意志，保护政治家和互相残杀。

专门用于官僚的资源和灾难性地挪用生产端的资源是惊人的。如果有人要做一些有生产力的东西时，要停下来取得一个官员的同意，他们和官僚都不是在生产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更多的能量被挪用来支持他们，而他们都不在做有生产力的东西。

通过每一条例背后的威胁能达到：如果你不做我们所说的，我们会来把你带走。政府错误引导资源的影响是巨大的。没有暴力我们能有多快乐是无法估量的。

自愿社会代表理想的自由贸易，其中所有的互动都是没有武力和胁迫的。在这种环境中，所有的关系都是自愿的，我们选择参与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将能得益。在自愿的社会中，个人被认为是生产的最终手段。我们能更快乐、更繁荣，是因为所有与他人的交往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暴力、胁迫和冲突是没有生产力的。和平、自我拥有权、和自由贸易是使任何社会达到它的潜力必不可少的。

II. 金钱

我们大多数人从来就不愿去正确地回答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钱从何而来”？各国政府和银行喜欢这种方式。金钱仅仅是交换的媒介。官方纸币等外许多东西可作为货币。如果没有交换的媒介，一个想要一样东西的人要找到一个拥有那东西的人而他想要的东西是那人想交换的。当被广泛接受用作交易的东西变成“钱”时，人们知道他们可以把钱给别人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从历史上看，不同的东西在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都担任过钱的角色。在中央强加的货币，没有任何的经济依赖于一个交易媒介。随着市场发展，这代表着不同价值的计数和存储价值的方法可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一个缺点是，无论是什么被用作货币，它都不能被使用或消耗。没有记帐的单一单位，广泛的产业可能受到阻碍，但在没有中央强加的货币下，市场将迅速根据需要建立通用的标准。即使是现在，在中央强加货币的高度，许多交易用以物易物的方法进行，以某种方式不作记录，或基于替代方法的记帐。有时候，政府自己运作中央银行，有时用“公—私”合作伙伴的关系，但无论哪种方式，胁迫的手段是使一个货币作为官方的交易媒介。如果您使用政府不喜欢的货币，会有带枪的人把你锁在牢里。政府要我们用官方的货币，如果不是这样现代银行流氓将不能运作。在自由市场中，银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金管理服务。虽然货币是交换的媒介，但它仍然是受供求关系的根本力量所影响。当银行创造更多的钱时，他们正在膨胀货币供应量，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并贬低所有当前在手中的货币。

创造货币并迫使我们接受是比盗窃更糟糕，因为它试图隐藏我们正在多么严重地受骗。它也隐藏了谁应该负责。是不是央行行长创造了更多的钱？是不是政治家投票支持债务的？是不是税收执行人？是不是可以决定谁可获得大量贷款的银行家？也许是被政治家愚弄的选民，他们没有挑战这个流氓因为他们成了政府的啦啦队长。

很多人从中央强加的货币中获利，所以他们的支持者都是凶猛和资金雄厚的。他们是提供“猪肉”给他们选民和重要人口，作为回报的政治家。他们是回扣政客，以表示感谢给他们能牟取暴利的政府承包商。他们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这一制度的受益者有一个超过其他人的巨大优势，而不仅仅是获得这么多的“免费钱”，而且还在其提价影响波及整个市场前，把钱花掉。

一些国家的央行用“价格稳定”为借口创造货币。这是一种政府承诺的工作方式。随着健康的经济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技术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价格会下降。这意味着一般人能够支付得起更多的东西、更多的服务和更高的生活标准。央行被物价上涨的抱怨限制能创造多少钱。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价格不以应该的幅度跌下去一样，财富正在从我们手中被挂钩到央行得到所有好处的人抢去。

中央银行的影响是普遍和深远的。并非每一个新创造货币都会直接落入到受益人的手中。这太明显了。大部分的钱用于各种政府项目。这笔钱最终会落入市场所重视的目的当中，但这是用强化依赖于中央流氓的方式。大部分用于教育机构或其他有影响力团体的钱，都是有偏见的被污染了。一些钱能落到大学的经济部门里，在那里下一代被教导说，造假不仅无害，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此消息随后在主流媒体回荡。

强迫人们使用不断失去价值的货币会阻碍储蓄。储蓄 / 消费平衡的失真像不良投资和泡沫，有更糟糕的长期影响。由央行和连接到他们的其他主要金融机构创造的资金流，鼓励了盲目投资市场的波动。通常加上央行的影响到政府法令、税收减免、或其他奖励令资金进入某些领域，创造了巨大的泡沫，将不可避免地爆破和带来痛苦的后果。

尽管企图消灭与之竞争的货币，技术使其无法阻止日益增加的需求被满足，随着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多的东西，持有政府的钱是避免纳税的方法。政府往往采取充公贵金属或对其贸易和拥有权等严格法规，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有效的，人们一直试图将自己的金银作为财富的替代储存方式。由于这种需求，在最近几年黄金和白银的利用大幅增加。

货币最重要的发展将是那些不只是重新包装或加速老形式，但创造全新的系统。数字化，分散化“电子加密货币”已经被市场测试，可能只是新资金，它完全替代集中强加的货币。没有人知道未来市场将要求从他们的钱，或者技术如何可能满足这些需求。现有的技术已经使我们能够选择退出政府资金系统。当我们足够的决定，我们不希望得到扯掉任何时间越长，政府的钱球拍将被淘汰。

钱流氓是所有现代政府生存的中心。政府无论是不是在控制货币，或控制货币的人是不是在控制政府也无所谓。无论是谁控制货币就是控制政府，压迫使整个流氓成为可能。当我们能自由、没有暴力威胁地追求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将能永远快乐。没有地方比我们选择的钱更真实。

III. 企业和工会

在保护我们免受公司影响的名义，大多数政府创造有利于他们作为虚构法律实体的法律框架。有些人认为监管、税收、自由的限制以及和平的经济活动，能减少公司的权力。在现实中，大企业支持这些政策，和控制了大量财富的人在幕后操纵。企业喜欢法规，因为它们阻碍竞争。它们支持征税，因为他们可以负担得起不会被征税的方式。企业喜欢我们投向政府以保护免受公司的影响，因为其结果通常是保护企业免受责任。对于在过去直接拥有奴隶的超级富豪，政府令人民困在社团和税收奴役的大种植园中。随着社团的兴起，劳动者（和不能直接从社团政策中受益的人）正处于一个很大的劣势。强大工会组织的形成是一个可预见的结果。每个人都有结社和言论自由。我们可以与任何我们喜欢的人见面，在我们喜欢的的时间，说我们喜欢的事。作为个人，我们必须有选择工作或在任何时候不工作，并与我们的雇主沟通我们理据的权利。然而在抵制不公义权力的过程中，企业通过政府得益，工会本身也获得了不公义的权力。

工会没有任何团体个人所没有的特殊权利，但政府一直乐于迎合他们以经营选区，并使其看来像他们在关心普通民众。工会没有让任何人工作的权利。工会要求政府设立法律，允许公司购买福利时无需缴纳税款，但以那些福利来说，每个不在工会或公司工作的工人是在市场的弱势。工人们变得更加依赖于企业和不太能退出税收的奴役。

当你有一份“工作”时，你不是拥有它。工作是与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组织或企业的协议。没有人可以“夺取你的工作”。如果协议的条件变更了，该协议可能会改变或终止。工作作为一种拥有物的想法是坏政府政策的核心，都是对行使其权利的人用武的借。正如工会成员有一个停止工作的权利，而非工会的工人有开始工作的权利。

作为自由的人，雇员和雇主必须设置他们关系的条款，如果他们不满意，有在任何时间终止的权利。迫使我们离开有生产力关系的法律是特别残酷的。就业税和最低工资法使原本有利可图的关系变成不可行或非法，因而“破坏就业”，或阻止他们被创造出来。政府逃脱了这么多的“消灭工作”，因为从未创建工作看不见的成本仍然是看不见的，但在我们的想像力和经济的计算中。

尽管政府已经为工会创造了特权，但他们为企业创造的更多，包括各种形式的“反罢工”的法律。一项禁止罢工的法律说：“如果你不工作，就会有后果！”，这是与强迫劳动一样。如果政府威胁后果也正在尽可能的取去我们的收入，这是人类直接归属的大多数元素。但是，当人们相信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会工作得更有效率。在一个公平、健康的劳动市场，我们可以正确地定出最重要资产的价值：个人。

法团主义催生了工会主义，其结果是恶性循环，送入中央集权的口中。随着人们投向政府，以保护他们免受企业的影响，企业变得更强大，那么人们需要更多的保护。法团和工会主义的控制和整合力量，令聘请工人的成本上升，增加失业率。他们都阻碍了正确评价个人劳动力的必要自由。

IV.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现代生活取决于许多复杂的系统，挑战我们共享资源的能力。科技开发比我们建立志愿系统共享新技术恩惠的能力更快。政府已经利用了这一优势，抓住垄断控制许多重要的功能。他们推动了危险的想法：人是不能在没有一个强制性的中央机关来管理这些系统。这使我们不能得到技术可以提供的最好服务。政府已经运营了基础设施流氓这么久，令很多人认为没有了政府的胁迫，我

们不能有电力、水利、机场、电话、铁路、燃气、地铁、垃圾处理、或互联网。所有这些功能如不涉及暴力威胁会更好，这与所有的合作努力一样。

当有人指出，我们可以在没有压迫下提供我们所有的需求，典型的回应显示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多么根深蒂固的快速、轻率：“但是，谁将会修建道路？”政府已经运行了道路流氓这么久了，我们似乎看不清许多后果。对于任何垄断，供应者对消费者有少的责任，所以我们一般得到的道路是危险的，满是坑坑洼洼。当警察的任务是维持道路安全，他们反而使用安全为借口，屈服于产生有依据的收入的诱惑。决定何时何地建设道路的官员基于对特殊利益的需要做出他们的决定，往往把交通和钱转向会得到回扣的地方。道路的控制很容易让政府垄断公共交通，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而拖了新技术实施的后腿。

如果政府不补贴道路，不仅使道路更好地服务我们，但他们的成本也可以由市场来评估。新技术无法与补贴的旧技术竞争。补贴的道路使燃料技术裹足不前，并在很大程度上由汽车和天然气工业来支持。无干扰下，社区可能已经创建了一个基于步行和骑自行车更加可持续的系统，长途行程将更侧重于公共交通系统。无道路流氓，让游览将更安全，更有效，和更好的适合人们的需要，不再是以政府的需要为先。

在许多地方，政府本身不经营公用事业垄断企业，而是授权企业享受垄断特权。这同样发生在电力和水，以其他行业：以武力限制竞争的垄断政策将导致服务不足以提供给用家。他们将支付更多而服务会更糟糕。无处比高度调节的市场基础设施“自由”市场更有社团主义，而这正是一些最严重的企业滥用情况。在高需求时期，当自由市场将会增加供应来对需求作出回应，政府运行或调节的公用事业经常迫使关键服务实行配给。

当我们醒觉政府的深远影响时，我们需要更多的选择和技术。当每个人都通过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地热发电，并足以获得自由能源时，提供电力的垄断机构是没有用的。当互联网成为独立的计算机网格，电信行业将无法从封杀竞争中获益。当我们有会飞的汽车或无人驾驶出租车时，即使是道路流氓也有被淘汰的时候。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政府管制的影响最终会被技术呈现为不显著。直到我们废除政府，我们将与“让歹徒营运我们生活的主要部分的后果”生活！

V. 的排斥和抵制

选择我们与谁为伍拥有比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的影响要大得多。我们有社区的性质，并依赖于与他人的互动。通过关联或与他们做生意来奖励某人的行为是最显著认可。奖励人们暴力的社会得到更多的暴力。这容忍人违反互不侵犯原则的社会将激进的人统治。认为激进正常运作所必要的社会，会以制度化的强制和奖励那些提供它认为必要的东西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作出个人的选择，决定我们将如何被处置。当所有这些选择都加起来，一个社会的偏好是明确的，它会被文化反映出来。

由于政府的宣导，许多人认为，武力威胁是改变别人行为的最好方式：“按政治家所说的去做，因为我们人民叫他们这样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你被锁在牢里是应得的”。但是，社会的任何诚实的观察者会看到，个人关联的后果对规范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简单明显的例子是生产：人生产其他人想买的东西。经济行为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其他人由销售所决定的价值所影响的。

在人际关系中，我们一般选择与使我们生活得更好的人联系。不幸的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应该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决定是否与他人互动。当我们留在受虐关系中，我们是在奖励虐待的行为，因而鼓励了这行为。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社会的态度。您可能想要买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和产品本身让你的生活更美好，但如果卖家用你的钱，对环境造成污染或支持政治家，这就需要被考虑到！一个屈服于政府受虐关系的社区会得到更多的虐待。

当人们同时间因企业的行为而决定不支持，这就是所谓的抵制。销售远远超过监管决定企业的行为。即使在最糟糕的法团主义，利润动机需要有效地服务于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如果一个公司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它就会倒闭。政府的规管只会赶走竞争，限制了我们的消费选择，并扼杀创新。当因为新业务的竞争被扼杀使我们的选择有限，公司可以摆脱不良行为，尤其是当人们依靠它们来提供基本服务。我们所有作为消费者的选择有一定影响。

信誉、推荐、社会地位、和现有的客户满意度可以是决定是否与别人交往的因素，但购买昂贵物品或医疗服务的时候，我们经常寻求正式批准或认可的专家。虽然政府永远不会完全垄断这个最重要的功能，许多人试图成为发牌流氓。授权听起来不错，因为我们都希望可靠的服务和合格的人，但是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不必要的。这不是什么错跟一组说，如果你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不会保证你。但是当政府这样做，它不仅经费是由税收而来，它带有武力的威胁。这意味着，政府根据它们的提倡者的意愿决定允许谁做生意。这也可作为征税的另一种形式，因为获得许可证往往是昂贵的。当判断是否跟一个人做生意，很少是单看政府的批准就足够。事实上，政府许可通常是很不可靠的，即使标准是合适的，但这不能被信任。

我们没有权利把票投给一个政治家去聘请一位执法人员来威胁人或罚款（盗窃）惩罚他们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当别人做了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如果他们没侵犯他人的权利）我们的唯一权利是走开。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有人侵犯他人的权利，走开，完全解除关联，并鼓励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远远比暴力更有效。当所有在一个社区的人跟同一个人解除关联，结果就是排斥。这可能是跟地理有或没有关系，但一个人不需要从一个区域被排出才能有效被切断和隔离。

在极端暴力和危险的个人的情况下，排斥可能是不够的，但通过和平地集中资源解决这一问题，将远远超过以此为借口用征税来惩罚整个社会更加有效。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处罚的本能，但正义不被另外一个不正义服务。小心选择向谁互动将和平、高效、和道德地实现政府调控的既定目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在实现一个更自由和公正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作出的每一个选择是我们价值观的体现。这个人表达自己喜好来决定社会标准强大的过程只可能是由政府来扼杀。

VI. 一切都是经济学

当经济学的原则只适用于可以用数字进行估值的東西时，我们错过了最重要的教训。我们倾向于认为经济是“有东西做与钱”，但很多价值的交易没有出现在所有被统计的数字上。每个人的互动可以更好地理解为经济交流。我们可能会认为这贬低了人际关系，但这实际上是被提升了。

在什么是经济学和什么不是经济学之间绘制一条随意的线，限制了对“我们有多么富有”的了解，使我们不能正确理解我们与朋友、家人和亲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我们并不需要为了有大价值有的交易而要纸或数字的关系。即使在简单的交谈中，我们交换我们的时间、精力、思想和注意力。每一个自愿的互动是因为参与的人认为这有利于他们。所有自愿的互动是经济交易。难道婚姻不是我们最宝贵的时间、爱和亲情资产的自愿交易？

当我们随意分开什么是和什么不是经济学，我们贬低了那些我们所排除的价值。假装这些原则并不在某些情况下适用，鼓励了基于误解和不准确的评估带来的不理智的行为。这也为操控制造了缺口。现行测量价值的系统，排除了削弱系统的关系，并提升了经济容易出现政府操纵的那一部分。通过扩大我们的经济观念，我们可以看到在生命中政府绝不能碰更大的价值，当涉及到人类经验真正的总和，政府真的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7. 其他破坏性流氓

I. 教育制度

为下一代提供技能生存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政府接管教育，幼小的心灵受到影响。教育流氓的剥削是特别凶狠，因为错误教育或教育不足孩子会削弱他们的未来。幼小的心灵自然地吸收信息，并寻求令他们幸福和繁荣的最重要技能。威胁青少年以确保服从会扼杀思想自由，并教导政府的方式：接受武力的统治。

政府一直有翘曲幼小心灵的动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随着复杂社会的兴起，政府不得不强迫孩子进入教室，有时被简称为“墓地座位”。这是一个适当的用词，因为强制教育杀死每个孩子充满活力个性的一部分。在工业时代，政府需要有特定技能听话的工人。强制教育把政府的价值灌输给孩子。很容易便能说服年轻人加入军队并杀死陌生的人，如果他们已经被“调教”认为这是光荣的。政府还受益于能够使学生接触不了一定的知识。

当政府控制教育，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体制工作，因为他们不太能够独立生活。控制教育的政府决不会教导我们要我们的权利站起来。一个负责儿童心思发展会教他们应想什么，而不是如何去思考。一个弹以控制我们知道和不知道什么的政府，可以控制我们能做什么。公立学校将永远不会教育目效忠的替代。政府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深刻的，并且每一代在加剧。

尽管政府控制学校（无论是通过法例或完全控制）总是妨碍学习，然而重要的是把教育作为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像花一样在行人道上的裂缝越来越大，甚至有的教育是彻底被控制，不能阻止它蓬勃发展。特别是现在，随着更容易连上互联网，孩子们能教育自己。在许多地方，父母都反对强迫教育而进行持续反抗。最想要的是最适合自己孩子的，并寻求像家庭学校、民办学校、以及各种形式的自导学习的替代品。担忧相信孩子对政府的思想，并在网上比“教育”的精神监狱学得更多都前所未有地在探索替代品。幼小的心灵通过好奇心的放任和激情的刺激吸收信息比强迫要好得多。

II. 医疗保健

作为唤起强烈情感的基本服务，医疗保健引入政府干预。现代医学已经使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成为可能，但许多挽救生命的程序仍然非常昂贵。在新技术的自然发展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开始由高位回落。可悲的是，富裕国家的政府监管一直使价格高昂，令这么多挽救生命的技术对在贫穷国家的人来说仍然是遥不可及。效率不只是关于经济生产力拥有更多东西而言。这也意味着拯救生命。

即使我们有一个医疗服务的非暴力市场，一些先进的挽救生命技术，将继续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太贵了。幸运的是，有必要对这些服务的性质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市场上已提供：保险。这意味着现在不需要服务的人们可以买保险，集中他们的资源。当他

们需要昂贵的服务，过提供风险池服务赚钱的保险公司，会为你支付。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方式，让穷人获得他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单独负担得起的治疗机会。

不幸的是，许多保险公司最终与作为最好的政府提倡者享有相同的特权。这样就通过限制选择降低了向消费者的问责，往往造成拒绝承认保障范围和医院给那破产的家庭开账单。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接管了医疗保险行业的唯一供应商。这可能对帮助穷人中的穷人有暂时的效果，但最终还是伤害了大家，较难得到照顾或这么多的资源被低效转移投入到医疗行业，使其他经济领域受到影响。

我们都希望得到保证——我们得到的医疗服务是安全的。这种需求是足以驱动大量的资源用于安全和治疗的一致性。许多政府利用我们担心医疗悲剧而接管这个重要的市场功能。需要许可证来提供治疗、批准销售药品、并服从医疗保健支付方式的规定。当政府需要有许可证，政府迫使人们达到他们的标准，这往往扼杀了创新。这标准是没有意义的，但因为人们信任政府，他们接受由政府批准的人来治疗。最恐怖的故事就是如此发生的，而不是因为人在没有执照下工作。凡政府控制药品安全时，结果是惊人的：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政府批准的药物而死亡，数百万人已经死了，而拯救生命的药物则留逐出市场。医疗行业的政府管制，对价格、实用性、安全性和客户满意度有着跟在其他任何行业相同的灾难性影响。

III. 福利

我们的一个自然的高贵元素是我们的愿望去帮助不幸的人。作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希望看到彼此成功。看到别人受苦使任何有同情心的伤心。政府喜欢利用这一点，当有能力从每个人窃取并以宣导控制对话，很容易说服他们想从富人身上偷取来分给穷人。在现实中，大多数的政府福利计划以确立政府的方式从工人阶级偷取来分给穷人，使其能够继续从每个人偷取给超级富豪。人民支持政府的福利计划，因为他们喜欢直接的影响。问题是他们没有看到大局和隐藏的后果。天真地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选出政治家和信任他们，以解决贫困和贫富悬殊的问题。政府一直是创造财富差距的主要工具。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合理的目标，采用胁迫通常会导致与我们所希望的结果相反。福利的扭曲激励机制导致扭曲的行为，就像对把重大决策建于取得福利的资格。这对最终创造巨大依赖阶层的人的福利计划是真的，赖阶层的人总是会投票给更多的胁迫。福利把接受者变成政府的辩护，他们会推动系统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最佳利益。

在打着“对抗贫困”，各国政府创建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构来控制住房资源和操纵劳动力市场，迫使人们进入糟糕的就业岗位。政府把盗取来的钱，投放到无投标的任何可以让我们相信它们会帮助穷人的合同。如果是真正关心帮助穷人的人，指挥着这些资源，资源会更有效的被利用。

在认识到福利项目的破坏性呈现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如何逐步取消这些计划，而无需从那么多依靠福利的人下面拉地毯呢？答案很简单：恢复受影响人的社区的力量。这可能并不容易，但我们都变得更好时，和平解决方案会取代暴力的人。它也必须移除扼杀向上流动和自给自足的经济障碍，如最低工资的法律、使人们无法从一无所有开始新业务的法规、或一些地方使在路边销售商品是非法的法律。

尽管政府拿去了这么多，多数社会还是有很大的能力来帮助穷人。从政府拿钱没有什么错。花在福利的金钱就不能被暴力花。非暴力的解决方案总是比暴力的更有效。当我们选择帮助穷人，这比政府拿走我们的钱来“给穷人”更有效。我们可以建立必要的制度和文​​化来提升使至少我们中间没有胁迫。我们可以有同情心地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不使用武力。

IV. 禁令

自从我们知道怎样做以来，人就用药物来控制他们的思想。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从娱乐性的高潮、性能改善、以致社交的增加。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心灵的主人决定什么应该进去。有一种人的倾向，想控制我们周围的人的头脑，以确保在我们的社会没有人对他人带来威胁或不够努力地支持他们周围的人。政府以各种政策利用这倾向，其中一些旨在使我们成为更有生产力的纳税人，但所有这些都成为特殊利益。任何物质的禁止的前提理念是，你的身体是政府的财产，你没有决定什么能进入身体的权利。藏有永不是犯罪。

禁止流氓在现今政府非常突出，因为有很多的受益者。在大多数地方，酒精是主要的娱乐性药物。它背后的行业花足够的钱，来把钱给强化错误假设、错误逻辑、不道德地执法、以及完全说谎的政治家，使竞争远离。在大麻禁令下（以及其它多种天然治疗属性的药物），医药行业具有巨大的激励，使更便宜的（有时是免费），并更多有效的药物为非法。保持药物远离想要它们的人是不可能的，无尽的任务“需要”大量的资源被转移到警察和那些差使他们的人。这些团体都有支持禁令的利益，许多都对欺骗公众或雇用政治家为他们欺骗公众没有问题。

禁止政策一旦颁布，就会非常快地成为根深蒂固的，不仅仅是因为金钱奖励，而且还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流氓来维护。人民将永远用药。执法是社会可以容忍的事，唯一真正的试验是执法者的良知。真正的犯罪需要有受害者，但禁止基于称呼无受害人的行

为是犯罪，使警方有借口牺牲自己的道德。一旦有临界质量的执法人员拥有社会上公认的执法政策，没有什么可阻止他们于受害者上种植药物，使它很容易令禁令保持有盈利。

在毒品战争的一个假设是，有些药物是非法的，因为他们是危险或不健康的。换句话说，因为嗑药可能毁掉你的生活，如果你嗑药被抓到，政府会毁了你的生活。在许多地方，有助于生产力的最常见药物是允许的。如果一种药物是不得人心到一个可以被妖魔化的地步，但普遍得足以使禁止它是有利可图的，它可能会被定为非法。

一定程度上，药物使用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没有什么使得它比上膛用枪指向每个参与者更糟。这推动了地下市场发展，造成暴力和吸毒成瘾的新问题。无法控制药物的使用的人们都不太能够得到帮助。这也推动了对于瘾君子的价格上涨，导致财政赤贫。有些人会说，禁令是徒劳的，因为它并没有实现其既定目标，而且许多国家的政府甚至不能将毒品排除于监狱外。他们缺少了这一点：禁止完全按照预期的行得通，及这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流氓。

V. 环境保护

对人类来说没有比那些对地球上所有生命必不可少的更宝贵的资源。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吸空气、喝水、从地球获得养料、并投入使用自然资源的所有方式的权利，只要我们不阻碍其他人获得这些资源。我们完全有能力保护环境，同时尊重这些权利，而不用诉诸政府的强制。使用暴力往往会使结果跟所希望的相反。利用政府保护环境已经导致大量的污染、资源浪费，并且无数的生命受破坏。

当政府被信任有保护环境的责任，这不会改变政府的性质。这些保护费流氓保护环境的唯一动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誉，以在更重要的方面有利于它们的特殊利益。可以的话，它们会很乐意牺牲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环境。甚至当他们真正的意图是正当的保护，还是人民强烈要求下的尝试，这些暴力的机构都不是很有有效的。

政府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因为为了生存，它们必须强加产权的扭曲看法。因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提倡者并且对法院垄断，他们的法院几乎从未为个人免受污染之害申张正义。社团主义的政策尽可能的在各个层面中除去问责。对“政府所有的”土地尤其如此，这些土地也是租来的，严重地被没有正当地拥有它的人破坏。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使用自然资源声称它们是我们的，我们有权利声称拥有一块没有被投入使用的土地。政府依靠随意声称拥有土地的能力，它们扩大了虚假有权到自己喜欢的公民。能够声称拥有一块土地是一个基本人权，使一个家庭具有生产力。目前，在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统治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有钱或合适关系的人被允许竖起围栏（包括真实与虚拟的）围绕大规模的土地。当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权利使用土地，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将符合利益来维护它的价值。当我们要求对产权应有的尊重，以及界定何谓合理使用环境资源的一致标准，我们将杜绝政府鼓励的挥霍和破坏。

相同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稀有物种和其他自然瑰宝的保护。令杀死濒危物种非法意味着偷猎者只需要绕过一个政府。给予人最宝贵的资源的所有者权益，可能是一个广泛分布的所有权，是指任何人违反他们的财产必须击败与资源的价值相称的安全性。政府令腐败的人负责管理宝贵的自然资源，他们不会像那些真正重视它们的人，和知道它们的价值的专家那样能够保护他们。有兴趣保留珍贵树种的人们必须有动机保护它们。依靠各国政府来保护濒危物种，就是希望我们投上一票后能忘记这个问题。当我们委托其未来这样一个无效的系统，我们正在把我们背在他们身上。

气候变化已成为政府一个最喜欢的借口来加强对能源行业的控制。无论气候变化是多么大的一个问题，它并不能解释更具强制性的控制。无论人类面对什么挑战，我们将能以合作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已进行对环境有害的人工影响天气方式实验。仅因为它是由政府推动，否则不可能有这么低的透明度和问责。

许多环境问题是而复杂的，所以大多数人都渴望逃避责任，并相信政府保持获得干净的食物、空气和水的来源。但甚至空气污染问题可归结为石油、天然气、和汽车行业的政府资助，特别是付钱修建道路。如果污染和道路的成本并没有从架车的价格除去，我们将有一个天然的激励去开发新技术来避免这些成本，或至少更有效地处理它们。各国政府消除了许多开发更清洁、更高效技术的自然鼓励。

自由市场系统将提供自然资源的最好的用途和正确评价，从最小的到最珍贵的。拥有者是出比租房者更好的监护人。政府剥夺我们在地球上得到负责任的所有拥权利益的机会。通过有意识的消费主义，或必要时排斥和抵制的使用，我们都可以发挥制定利用自然资源相应标准的角色。不管我们个人关于“哪些资源是重要”的意见，以强制来保护他们只会照顾到政府提倡者的需要。

VI. 知识产权

没有什么比在我们头脑所生产和持有的更有价值。每一个新的想法是过去许多创新者的成果。我们能看到和创造更多，只是因为那些推动我们前进不囤积而分享他们的想法的人。要声称有份于创新，并要超过我们对比起前人的努力微不足道的贡献，对于创

意真正创造者，这是非常傲慢的要求。但政府在全球各地已加强在呼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的自我创造一切的傲慢的流氓：知识产权。阻止人们抄袭的想法和让他们改善，并严重阻碍了人类的进步。

在新的想法或创意作品发展中，有合理的“知识产权”，但只是作为一个比喻。与不动产混淆这一点，我们引入了使用武力来对付思想自由流动，各国政府在乐于接受！知识产权这个比喻可以在发展新的想法，并在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想法通过行使财产权利和合同协议来保持秘密，那就是合法的。当政府使用武力对抗的想法或数据，这是一个犯罪侵犯他人的真正产权。

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知识产权”概念直接跟真正的产权违背。如果你拥有的实质的产业，并希望复制音乐到您的电脑上，在笔记本写下别人说的东西，或者把石头刻成一个轮子，你不会因在自己的产业上用意念再次创作而欠任何人东西。意念的创作者可以控制的想法是如何被共享的，但只有一次。在此之后，控制思想流动的唯一方法是使用政府侵犯他人的真正财产权。

关于知识产权流氓最反感的部分是如何把焦点由创新转移到阻止创新。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根据定义这市场没有以强制为基础的知识产权，（世界已经很久没有，直到最近）焦点在于下一个想法。如果我们要竞争并保持领先地位，我们要成为最有创意的。这意就是奖励。我们不能说因为特定的样式不能申请专利，所以时尚行业缺乏创新。想像一下，一个世界中，一个袖子的裁剪不能被复制。或者裤子的概念！如果只有一家公司被允许生产牛仔裤，而其他人士制造时，他们可以派警察关闭其工厂。或食物！试想一下，如果厨师无法复制的食谱时！

在今天的媒体，知识产权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看看在音乐行业权力的整合。如果每个人为创新的热爱来制作音乐，和我们所听的不是由电台和唱片公司决定，我们的生活能有多好？与电影一样！我们不应该把这么大的权力集中在任何领域中受知识产权流氓主宰的大型企业。拿走这个社团主义的优势将根本上提高创造性的革新。

需要大量的开发成本的发明，该想法应该被允许去到那些能最有效地产生人想消费货物的人。对于发明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拿出一个想法、申请专利、然后坐下来收取版权费。这将为每一个人打开了领域，使之更具有竞争力。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赚钱，我们必须做得够好，人们才会想支持我们下一个想法，基本上是企业所做的，他们把最优秀的人才带到他们的实验室，并声称拥有他们的想法。集资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替代模式。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软件开发。编写封存方式的代码“知识产权”（相对于开源）意味着扼杀合作。

在医药和医疗技术行业的情况，知识产权流氓已经有了灾难性的后果。不是在开发能最好地满足我们需求、拯救生命的药物，而是资源被转用于开发因人为激励赚更多钱的药物。生命的失去是因为市场力量令新药的成本维持高企。

互联网消除了这么多的障碍可以共享理念，基使于知识产权流氓的一些商业模式不可与基于免费数据的商业模式竞争。无需为音乐、视频、和其他一切可以被数字化建立实物分销网络，很容易让任何人作为内容创建者加入竞争。希望我们受益于他们工作的内容创作者将鼓励共享。

因为这是用武力来阻止思想自由流动的不道德行为，作为自由人，我们必须有复制音乐、电影、文本和思想的权利。因为思想自由流通是人类进步和幸福必不可少的，我们也有权藐视和抵制任何企图把我们的产业以通常被称为“的知识产权”的危险故事的名义夺去。

8，政府与爱

1. 性别、婚姻、与家庭

我们不应该坚持我们个人的、浪漫的、和家庭关系是完全免于暴力和胁迫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有自由，但我们涉及与他人的关系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虽然很多人想帮助别人有更充实的关系，有的只是想控制别人和强加自己的价值观。这是各国政府与法律和胁迫参与的时候。因为每一个法律都有武力威胁作为后盾，每一项法律旨在控制个人的关系，这一定会使素质下降。当人们对他们的性或繁殖能力没有安全感时，企图控制他人的私人关系投射出不安全感，但真正的威胁是自己的不安全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社会已经制定了性行为准则以保证生育，但以武力强加它们会一定减少满意度。虽然这样的法律可以鼓励（或在一些地方阻碍）生育，但这样做是在牺牲优质育儿。比那些为内在的满足而生育的人，获得财政奖励生儿育女的人会在育儿上少一点热心。

法律试图控制性行为，是由暴力侵犯别人卧室的威胁后盾。如果人们参与关系或交换身心愉悦，其中既同意发生的事，干扰他们的关系是一种犯罪。这些法律无论如何一般是无法执行的。他们有比自己荒唐的既定目标更大的目的，就是允许政府设定性行为的标准，给他们另一种武器用来对付越轨的人。

正如许多人所知，婚姻是基于一个神圣誓言两个人之间一辈子的承诺。在政府参与婚姻的流氓前，这些承诺的性质是完全由所涉及的个人和他们承诺其中一部份的宗教或社区机构所决定。在许多地方，“结婚许可证”的控制允许政府控制谁可以结婚。婚姻流氓也意味着政府控制离婚，这会坏到一个地步，让人们没有机会寻求武力支持的法官的法令。当涉及到对儿童的影响这是特别灾难性的，特别是因为他们长大后想，当他们有纠纷他们应该用威压来解决。

当关系演变成暴力，无论是配偶、父母和子女、或任何家庭成员之间，以武力干预可能是合理的，以保护那些无法保护自己或自行离开危险情况的人。不过，相信政府来达到这一崇高目的，往往事与愿违。它迫使人们进入不健康的关系，并创建虚假的奖励。在一些政府，一大部分官僚机构是专门负责管理家庭关系的。即使官僚的法令以武力作为后盾，导致一个可预见的后果，各国政府以此为更多管制的借口。如果一个社会认为一个强制性管理个人关系的垄断是可以接受的方式，这会陷入一个循环，如果不加以控制，健康关系肯定会受到破坏。当我们需要和平地与那些我们爱的人并存，以及和平地离开那些我们不爱的人，我们最神圣的关系将更加令人满意。

II. 儿童权利

信不信由你，孩子也是人。甚至在出生之前，我们都能够表达我们的意愿，而且应该把它推崇没有武力的干扰。家长作出各种借口使他们的工作更容易，但最具破坏性的借口，是否认这些儿童的基本权利，并声称孩子是父母的财产。一个孩子是一个人，不是一块块的财产。当一个孩子被尊重为一个人，这将无法接受攻击儿童或侵犯任何方式的权利。没有情况会削弱父母的终极负责，照顾那些还不能照顾自身的安全需要的人。像对待物业的对待孩子可能使父母的工作暂时容易一点，但它阻碍了孩子的心理发育，和定型使他们被其他权威人物像物业般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政府鼓励这种行为。

大多数政府围绕孩子是父母的财产，或者至少是不完全的人，的想法创建了一个法律框架，直到他们到了一个任意年龄或获得法律地位。这强化了权利仅仅是由权威机构予或带走的特权的想法。虽然父母作为照顾者承担一定的责任，他们没有权利拒绝孩子正确表达范围的意愿。父母们没有理由利用政府来帮助他们执行他们对孩子的假拥有权。孩子们知道会知道他们被视为财产，并往往会抵制它。最好的父母就是那些了解父母的重大责任来养育子女，并建立基于理解和尊重的关系，而不是以武力相威胁。大多数家长的真诚愿望，是确保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但教育行业被政府接管，导致家长有无助感。在他们以满足教育的社会标准渴望下，他们一般都乐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政府。因为孩子是人，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教育的历程，不只是一些任意年龄，但从他们都能够表达偏好的年纪开始。这确保了一个孩子心灵的最佳参与度，不断寻求观察、学习、并制定必要提供自己的幸福的技能。

由于我们都是通过在经年积累获得智慧，孩子们特别能获得。尤其是因为科技，使更小的年龄也能每天得到到信息，和家长不能再试图以保持资讯远离来控制他们的孩子。虽然一般人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聪明，孩子们更是这样，社会就会调整和因此更快乐。当他们要求人的权利，孩子会得到他们，他们越早做，越快乐，我们都是。

III. 育儿的演变

当我们创建另一种生活，我们担当了与那个体作为父母的特殊关系。同样是真的当我们收养一个年轻的人，并担当作为父母的责任。正如任何关系，这是由我们来决定条款。关键是要尊重，我们不会去决定别人的条件，我们不会强加我们的标准于别人。你可以做作为父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和孩子的关系，尊重他们的人格。正如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人父母的，我们可以消除使用诱人的但适得其反的技巧——武力来影响我们的孩子的行为。但是，真正的尊重和培育同等的人，比不体罚他们有更多的意味。

随着我们变得更有效率，我们为着更好的养育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道德争论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科学已经清楚地表明，打孩子干扰他们的大脑的健康成长。使用暴力对待儿童，会教他们暴力是解决争端和影响他人的一种可接受方式。当父母打孩子，他们经常忘记从孩子的角度的关系的物理性质，和这可以有吓人的。这也扭曲孩子对权力的看法。使用暴力的语言、大喊大叫、愤怒能有同样的效果，并教孩子们同样具破坏性的习惯。

父母应该用理性和逻辑来影响子女的决定，只有在危险时可以使用武力。这跟我们想被以成人来看待的标准是相同的。沟通需要和要求比提出要求，并且威胁后果更有效。有时候，这需要耐心，但有耐心告知和教育将节省家长处理以后非理性行为的时间。当父母说，“因为我这样说”，他们是在调理自己的孩子服从权威和浪费最有力的机会来身教。这一原则应更广泛地应用到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态度。家长应促进自然的学习，而不是以强迫灌输儿童为中心。只有通过教育我们的孩子有理性和逻辑，我们才能期待他们能够为自己着想。

虽然你没有义务用自己的身体把未出生的孩子带到世界来或培养一个孩子，父母享受定义一个神圣关系的特权。如果你将它定义为拥有权和支配，你会养一个将有助于奴役的孩子。有效的养育将打破暴力循环，每一代将比上一代更加充满爱心和能力，因为我们很自然地努力成为更好的父母。

IV. 欺凌

看到政府学校试图告诉孩子，欺凌是不可接受的，对任何明白欺凌的人来说这实在是讽刺。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政府做成的欺凌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孩子很聪明不会错过这里的虚伪。政府依靠控制语言。词被重新定义或模糊化，以满足它们的需要。任何时候当我们引入欺凌的具体定义时，就会揭示所有政府最大的欺凌。

欺负别人是试图通过恐吓或威胁，影响他们的态度或行为。这意味着使用一些强大武力。根据定义，没有组织力优于政府。它所通过的每一条法律都以武力威胁来支持。可以预见的是，政府欺凌并不局限于它的“官员”和所述的目的。因为他们创造任意的权力政府鼓励可以使用权力对抗人民的个人发起的欺凌，像警察、官僚和政治家。

孩子们最善于通过实例学习。在操场上的恶霸通常是被他们的父母所欺负。告诉孩子政府是好的，调教他们成为恶霸。当我们投票给政治家（最好的是，管理机构欺凌，在最坏的情况，是可怕的欺负自己），但是告诉我们的孩子不要欺凌，我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照我说的，不是照我做的”。这不仅会侮辱我们孩子的智力，这也是行不通的。他们知道，如果政府欺凌是不要紧的话他们成为恶霸也没有关系。

这将创建欺凌的大众文化，其中关系是通过威逼和恐吓所污染的。当它以物质形态出现时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而是情感的形式具有同样的破坏性。欺凌的人情绪上，肯定有比那些尊重别人的人有远远不令人满意的关系。被机构欺凌和虚伪主导的社会，必将产生更多的恶霸。

V. 种族歧视

除了种族主义本身的问题，还有就是在这样的术语用来描述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时间以及它是如何用来扼杀公开对话的问题。我们都判断对方，并根据有限的信息进行决策。我们开发小组和类别更加快速评估的人，并决定如何与他们进行互动。这将是一个荒谬否认现实地说，种族差异并不重要，即使是人的经验，我们都有着普遍的特点。承认种族差异、庆祝这不同、客观地比较、甚至用这些分歧来开玩笑没有什么不妥。有人会说，这些没有越线进入“种族主义”，但模糊的定义，往往会抑制以政治正确性和欺骗性政治行动的名义公开讨论。

当种族主义基于我们的判断用于挑出人来，而不判断作为个人的他们，这是不利的。我们可以我们喜欢的原因选择我们联系，但是作为一个集体的成员，如肤浅地以种族判断一个人，这会阻碍我们享受我们的关系的全部潜力。不幸的是，对一些人来说简单地表达偏好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寻求新的方式强加自己的判断于别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就是政府介入利用的“种族主义”。

使用任何关于一个人的判断，来辩解对他们做的武力行为，这是错误的。种族主义恰好是一个非常普遍和最卑鄙的理由，因为它在集体当中一员的种族主义者的心中否认人的个性。我们通过种族来评价人的倾向为政府提供了另一个机会。我们需要做的是看世界地图上，政府形成的武力集体普遍反映了种族群体。不那么明显的是政府通过民族主义激起种族主义。

从历史上看，种族主义已被用作最惨重的暴行的动机。所有种族的判断是主观的评价，但在优势的判断是结合了政府拥有每个在其领土内的人的信念，并且可以暴力改造社会，大屠杀是常见的结果。无论是政府或个人自行其事、别人窃取、袭击、或杀人是管治他们。由个人或出于种族主义小群体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跟种族主义战争或清洗同样是错误的，但比起当所有的种族主义暴力是由制度化的政府而来，更容易处理。

政府利用种族主义为理由的各种政策，进一步巩固以种族来评估人的做法。一些政府这样做是有打算实行逆向种族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往往具有与福利一样相同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是针对特定的种族。超级富豪特别欣赏种族主义，因为人为这建立的划分，提供超级富豪和我们其他人之间的划分一种分散注意力的确便利。政府利用种族主义令我们隔离并击破。

9. 真正的个人自由

1. 情绪奴隶

作为自由的、漂亮、独立的人，除了我们生命本身最大的礼物就是感情的自由。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应什么思考，或者如何去感受。但这只是因为只有它是如此简单时！我们的感情是我们如何应对世界和如何相互关联的关键。如果没有负面情绪，积极情绪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可以选择想纠缠于正或负。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即时情绪反应或否认它们的存在，但这为别人提供了进行操纵的缺口。对能谁掌握自己情绪的人，别人只能在他们选择的任何精神状态下挑起瞬间的失误，但很少有这样的把握，我们大多数人远远达不到。

于别人身上调用情绪是一个强大的方法来控制那些允许自己被操纵的人。我们每天都在我们个人关系中看到这，而那些被情绪操纵支配的人往往是悲惨的！有时没有刻意地做到这一点，但这跟潜意识里做的是同样具有破坏性。这作为沟通能力欠佳的结果经常发生。当人们感到无法正确表达自己时，他们诉诸于感性诉求或周围的人树立的榜样，尤其是他们的父母。父母经常使用这种武器来对付他们的孩子，而孩子通过实例学习。要停下来和防止它竹尸一中需要的是意识，但是这需要纪律和警惕。

有效的沟通可以解决几乎所有的人类冲突。我们经常积极地沟通，甚至不知道它。我们常常通信，使用欺骗和情绪操纵控制别人。我们对开放式的沟通犹豫，因为我们害怕被评判。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因为我们太忙于判断他们而忘记要听别人的需要。我们倾向于把意见听为攻击和防御。这些通信功能模式的失调加强情感的奴隶性。真正的自由意味着能够坦诚、公开、并没有判断地交流。情感奴隶的语言使我们容易受到令人不满意关系的影响。非攻击性的沟通促进情感自由和满足。

政府可以通过武力的直接威胁来控制我们，但效率比较低，而且创造出比情绪操纵远远更多的阻力。各国政府都尤其是擅长于宣导引起人民的恐惧，来控制他们自己的行为。当人们有足够的恐惧，他们会寻求政府保护。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担心别人的批判，政府还利用宣导来操纵我们对他人的期望。如果宣导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其他公民都希望我们服从，我们的默认位置将是服从，而只能通过认真、理性的分析克服。任何时候，试图控制我们的人可以用情感充满我们的头脑，他们可以让我们从思维清晰，引领我们到相信推动其议程的任何不好的想法。

无论负面情绪是来自于政府、个人、或环境，使他们能够主宰我们的思维是导致自愿服从的情感奴性。当有人试图吓唬我们，我们不能每次都能控制我们的反应，但我们可以选择留在情绪反应的状态，或以自己为中心，理性地分析形势。当我们选择留在被选择为我们的情绪状态中，我们自愿地被控制。通过宣称我们的预期控制，我们可以使自己不受从个人和政府的情绪操纵。想像一下，如果没有人屈从于政府的恐惧，这个世界将会多么美好！没有担心，流氓将是不可能的。政府无法说服我们支持战争，或者是警察国家，或政府本身自己的构思。操作的模式会一代传一代，但，随着这个更广泛的问题的意识提高，通过治疗、心理健康意识、更好的沟通习惯和冥想更好的实行，这些习惯正在慢慢地改掉。

II. 健康自由

活得好没有什么比有健康身体中的一部分，一个健全的心更重要。我们都珍惜我们的健康，但我们相信来政府告诉我们哪些食物、药物和化学品是安全的。政府只在要符合它们的利益时关心我们的健康。除了维持公民百依百顺的愿望，当涉及到健康产业时，政府通过让公民相信它们增加权力，然后依价高者得把这种信任卖给食品、制药和医学行业。如果你关心你的健康得到政府批准还是不足够。如果我们要自由，我们一定要健康。如果我们要健康，我们必须停止相信政府。

除了那些与完全食品无关的（通过收集，种植，饲养，和 / 或狩猎全部自己的食物），我们依靠许多间接的信息来源来确定我们食用的食品是不是安全的。我们寻求专家和机构的批准，使我们不必为我们所吃的食物做详细的分析。这没有什么错，如果我们知道该相信谁。许多私人机构检测食品污染和细菌，这对确保世界各地的食品安全至关重要。在许多地方，政府已完全接管食品安全的服务。这通常会导致贿赂、标准降低，监管不到位、和给不择手段的人提供机会，利用会吃任何政府说是安全食物的人。食品安全当局的滥用往往意味着，不安全的食品因行贿而得到批准，而健康食品生产商倒闭或被监管机构骚扰。自然、分散、或有机食品的来源被定为非法，不能或不收买政治家的生产者都被关闭。一些极端的干预措施有明显的灾难性影响，但不太明显，更广泛的影响可能会更糟。当食品有补贴，市场被扭曲和工业化作物变得便宜多了，把健康食品挤出市场。对没有选择贫困的人，只能吃补贴食品，对健康的不良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在食品行业中的一个相对较新的入侵，是与基因改造食品的生产监管（或更重要的是，保护免于责任）有关。基因改造生物（GMOs）有很大的潜力。现在，我们可以改变这么多生物的遗传特性，以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求。但是，这种技术附带了许多危险，如今食品更不安全、污染非基因改造作物、和令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因为已经熟练弯曲政府目的的大规模公司正在追求这种技术，我们遭受这种技术的不安全副作用造成的后果，而没有机会令生产者负责。小心的消费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只要我们相信政府来决定什么是安全的，我们将没有机会反对不诚实的生产者。

当政府被用来管制药品，很多拯救生命的药物远离了人，直到它们的制造商可以驾驭审批流程。许多不安全的药物被批准，因为监管者被收买了。由于制药业的补贴，鼓励患者转向使用更为有效的药丸，但不赚钱的治疗方法是有的。被保护免受问责和受支付金钱以处方药物的医生，会牺牲病人的健康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医生要为不提供特定的治疗负责。疫苗可以发挥作用，但他们的巨大吸引力，常常有政府的需求、保贴、或推动。妥协“大众健康”，以服务政府的提倡者。虽然现代医学有其自身的优势，但可以完成自然疗法不可能做到的事，通过信任政府来监督医疗保健行业，自然疗法与现代医学之间的平衡会偏向企业利益。

现代政府控制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在许多方面不快乐。如果不开心的感觉无法控制，它被称为抑郁，并影响在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但与许多疾病不同，抑郁不是一种有机的现象，并且除了明显政府让我们不快乐的方式，也有促进抑郁症的一些具体政策。许多政府批准的原料加工食品（污染被政府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由政府来判断为安全的药品会导致抑郁。各国政府还推广诱发抑郁症的税收奴隶生活方式，只能有限地得到大自然。通过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避免这些危险因素。

选择是明确的：为企业利润相信政府和牺牲自己的健康，或者为自己着想和享受健康的生活。尽管政府限制了我们的选择，让健康的生活更加困难和昂贵，这是一个我们仍然有很多选择的领域。我们可以种植我们自己的食物、做一个更敏感的消费者、适当运动、吃得正确、寻求自然疗法、并收集自己的水！我们可以选择离开不健康使我们奴役的生活方式！选择不健康并容易受到慢

性疾病会让你更加依赖于现代医学。从长远来看，投资于你的健康，回报是帮助避免慢性疾病。如果不能保持健康，你不就失去自由。

III. 工作自由

因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提倡者的需要，经常使人进入税奴隶的就业机会，使他们苦不堪言。这是通过“教育”和宣导，也受更直接的方法如税收、奖励、以及阻碍创建小企业。政府还直接雇用很多人，因为这使政府有更多的控制权，使人们更加依赖。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政府就业意味着更少的人想挑战政府的权力。政府雇员往往被好好的照顾，但他们要为所有归因于政府不道德的行为负责。

如果你工作的一个政府，你可能做很好的工作，但要承认，你所支的人工来自于某种形式的盗窃是很重要的。政府往往接管正当的社会功能，如公共安全和慈善事业。有人能像政府工作人员提供同样的价值，充其量有助于依赖政府。在最坏的情况，他们正作为用枪指向爱好和平人民的执行者，犯下可怕的不道德行为，或进行胁迫等行为。大多数政府雇员被简单地喂养了纳税人的金钱和几乎没有价值社会。如果你为政府工作，你可能已经保证有巨大的养老金和福利。所有的这些承诺都是政府承诺由未来纳税人身上偷来。政府的养老金从长远来看不像你所相信的可靠，特别是现在，因为许多国家政府都被革命取代或拖欠债务中。许多人不为政府工作的人，间接地这样做，而不是作为纳税人。如果你为与政府有合同的公司工作，你可能有比直接为它工作的人更差！很多人在这个位置上准确地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反法自由的进程，牺牲自己道德来换取薪水。这可能带有特殊待遇，但你买不到幸福，而并缺乏合乎道德的生活，这更难得到快乐。

在大多数国家是很难，但不是不可能的，过一个诚实的生活而不为税收牺牲你的劳动成果的一部分。我们都应该努力减少我们交的税，以不财务上支持政府暴力。如果我们要减少我们对邪恶的贡献，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或收入来源。由于政府无法偷他们看不到的东西，他们妖魔化“没有纪录”或“桌子底下”工作的人。然而这品德比保证成为一个政府暴力行为赞助商的工作方式更为高尚。

有时，没有记录地工作为你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您可能会发现这种灵活性是值得收入减少的，但它通常会导致更多的收入，因为你可以更富有创造性。创造性引导资源是企业家精神的心脏。政府非常努力地把创意由公民中赶出，以保持我们作为税收奴隶来工作，但很容易重新点燃和非常有意义。政府以小企业的监管障碍扼杀企业家精神，而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是不会因挑战气馁。各国政府和银行的鼓励税收奴隶承担债务的方式，使他们依赖于自己的工作。很多人落入这个陷阱而入不敷出。有时，高收入者因他们的工资落入陷阱，他们为大型住宅和昂贵的汽车提取了贷款。债务使你成为一个奴隶，我们都应该避免负上不必要的锁链。有时候，赚更少的钱，或者只是生活在你可负担的水平，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选择如何运用自己的时候，最重要需要考虑的是工作是否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我们许多人牺牲了不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来换取稳定的工作，或做满足别人期望的事。不要屈服于这种奴役情绪。如果你不能找到一种方法，通过喜爱做的事来支持自己或你的家人，至少做一些你可以自豪的事情。当我们为眼前的物质收益牺牲我们的价值观，我们长远会受苦。做你自己所爱的事来坚持你的自由。

IV. 幸福带来自由

如果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快乐，自由又有什么意义呢？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有什么好处，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或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如果我们情感上有缺陷令我们不能享受？为什么我们很难逃脱警察、议会和总统的压迫，如果仅仅是为了保持奴役恐惧和不安全感？我们很多人会认为自由应该带来快乐，但这并不正确地描述这种关系。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自由和幸福的方式是倒退。幸福不是自由的结果。幸福会导致自由！

难道我们需要自由才能快乐？肯定不是！幸福不是追求、捕捉、被打了当头一棒、并拖回家享用，直到永永远远！人们经常指出的是金钱买不到幸福。金钱可以“买”幸福只到金钱不能再购买自由的点上，但即使是这样的独立性，还是基于外部条件的幻觉。用任何标准来说最成功的人，都跟每个人一样容易产生痛苦和抑郁。纵观当今世界和抗抑郁药的消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出财富是抑郁的原因！即使是一个人类状况简单的检查，发现幸福不是一种追求，尽可能只是选择。

真正的精神自由是**有权选择你的心态**。如果你知道的唯一快乐就是依赖于外部因素，你将仍然是一个环境的奴隶，从来没有真正的幸福。你只可以在快乐和恐惧之间摇摆，内心深处知道如果你无法控制的情况改变，你也不会快乐。真是一个情绪奴役和脆弱的可悲状态！原始的动物在这样一个原始的状态是危险地容易被操控。虽然你永远不能控制生活呈现给你的挑战，你可能永远不会掌握你的兽性的反应，你的心情、你的心境都是你的选择！这是人类意识的独特的礼物。这是人性的大美。这是我们对爱和连通能力的基础……因此有自由！

快乐就是简单的改变你的心！当然，这说的一系列我们可以选择的心理状态。有了真正的精神自由，我们可以选择有决心、体贴、富有同情心、耐心、爱心——但这一切之下，为什么我们选择了比完全满意小一点呢？虽然它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它是幸福的纪律。

情感为生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恐惧和“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已经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但这种硬线的反应往往控制住演化了的大脑和阻碍我们充分利用。理性的恐惧变得焦虑和没有安全感。失望变成抑郁。敌意变成愤怒和仇恨。幸福的纪律把这些反应，从我们如何过生活的特意选择分离。这是生活得好的做法。这权力从我们原始的本性所有过去的罪行释放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一个物种）。活得好不只是最好的报复，这是值得拥有的唯一报复！幸福是成功的最终衡量标准。但是，如果你选择活在恐惧、失望和敌意中，并选择不开心。。。那么你会不高兴。

我们被创造为怕死的，但你会不会理性地面对？从容？高兴地？恐惧不仅使我们容易受到那些压迫我们的人操纵，也引诱我们成为压迫者。民主的暴政鼓励最广泛的参与基于恐惧的压迫。每一个政治家调子是基于“如果你给我在你以上的权力，我可以让你快乐，带走你的恐惧”的一些版本。在投票时，我们不为我们自己选择领导者，我们试图强把我们选择的领导人（和恐惧）加给他人。相反，我们应该寻求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开端。那些有真正的情感自由的人没有必要施加外部权威。在中央集权的背后制造动力的人不会快乐，真正幸福的人都不是很政治的。自由运动不是政治运动。它是一种反政治运动！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可以向人类同胞呈现更好的本质，能够与他们和平地见面和说服，并取代强制基于自我拥有权的自愿关系和自治。

一个知道自己的能力作为一个自由、美丽、独立的人绝不会说，“但是人们会想起我什么？”一个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快乐的人绝不会说，“但如果我失去了我的工作？”一个晓得自律的人绝不会说，“但是，如果牺牲太大了？”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的同情心会说，“我怎么可能不分享我的喜悦，并让一些贫困的加害者继续活在压迫他人的痛苦中吗？”只有精神奴隶会恨他们的压迫者。一个自由的心会可怜他们，并寻求与那些缺乏爱的人分享喜悦。我们不应该“打击”压迫，或是为解放“奋斗”，而是赋予权力给那些屈服于精神奴役的人。

对暴政的最有力的武器拒绝屈服于操纵。如果我们想成为真理的勇士、正义的士兵和自由的冠军，首先要获得幸福的纪律和有生活在爱的巨大能力。你是自己的心灵的主人。时刻选择你的言行举止。永不以暴力或胁迫手段来对一位同行的人。力争以理由活下去。微笑，因为你还活着。请记住，快乐是藐视的终极行为。

10. 自由的未来

I. 渐近线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地活着。我们要来到——如果不是已经在中间——一个在人类历史关键的转折点。科技始终遵循指数增长的曲线。它可能采取亿万年的逐步发展，才能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但现在，发展迅速加快。这是真的，指数曲线从来没有完全垂直过，而人类进步的曲线接近一点上可能也是没有完全垂直过。这一点可说是人类的渐近线，它几乎是在我们身上。我们生活可以通过技术来驱动的几个方面，将加速如此之快，甚至我们将无法分辨线条是不是垂直。发生在过去的几百万年的变化量很快将发生在以年计的基础上。然后以每天计。然后以小时为单位。然后，我们将碰到渐近线。

科技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经验。我们倾向于认为理所当然，但今天我们的生活与那些仅仅一代以前的人完全不同。在另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将更加完全不同。虽然都是技术发展的基本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它跟随计算能力的发展，这遵循着一个明确的指数曲线。总体效率、寿命、运输能力、和我们的生活如此多的其他关键方面现在由这条曲线驱动。我们很快就会有比我们更聪明的电脑！有人会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这种新的人类生存的时代带来了我们无法想像的极大的可能性和赋权的方式——现在大多数人甚至无法看到他们是如何失去权力的。政府依靠我们接受强制系统，但科技已经授权数以百万计的人，形成更有效的志愿团体。当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轻松地沟通时，你将如何说服别人去打仗杀陌生人？当一般人可以通过工作仅仅一年就能养家生活时，您将如何说服别人强迫福利是必要的？一旦我们已经找到了和平的方式来完成一切人曾经认为需要政府的东西，您将如何说服别人接受强迫控制？在许多方面，技术已经使政府淘汰，但这个过程即将起飞！

只是使用的技术将自动导致个人权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大的自由。不幸的是，政府一直都知道这一点，并试图控制科技。他们花了大量骇人听闻的资金，以确保他们的技术能力始终是在我们前一步。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徒劳的，但前提是我们适当地运用科技。如果在我们完全摒弃国家主义之前碰到渐近线，我们有这项技术被用于破坏性目的的风险。我们已经生活在核毁灭的阴影下，但更危险的技术是在地平线上。

所有的技术是从根本上是给予自主权的。唯一的问题是给谁和什么末端。摄像机泛滥是可怕的，当政府利用它们来监视公民，但当它提供了新的工具来问责和用于阻止真正的罪犯，这是令人兴奋的。在我们的身体上的识别芯片是可怕的，如果政府利用它们

来削减我们，但如果用于控制我们身边的科技，这是给予自主权的。在我们大脑的电脑是可怕的，如果政府间谍机构可以读懂我们的思想，但他们也有潜力可以使我们足够聪明而不需要政府！

你可能会认为，这一切令人兴奋的的声音，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活着看到。幸运的是，医疗技术也被计算能力驱动，因此驱动寿命。如果你今天还年轻健康，你达到 100 岁的时候，我们将有可能想出治愈所有 100 岁导致死亡的疾病！也许你 200 岁的时候，我们会想出治愈所有使 200 岁年轻人死亡的疾病！人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跟技术发展相一致，并永远地击败年老，我们只需挨到到预期寿命每年增加超过一年的那天。这可能是比你想像的更快！

我们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一些技术，并预测其影响。加密电子货币或其他分散的数字货币将令政府的钱无关重要。自动驾驶汽车将来到，但相比在我们个人交通概念上不可避免的跃进——无人机飞行出租车都是可能——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也许我们会会有一个豪华舱上，我们可以下拉电缆随意召唤的小直升机。无人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潜力——至少当政府停止使用它们杀人，反而让他们送食物来。3D 打印将很快容许在家生产复杂的东西，我们可能很快就可以现在享受的水、空气，电和数据的方式有金属和塑料。想像一下，当 3D 分子打印机是细小得像指头并可以我们的大脑中控制时，我们将能够做什么！看来个人能源独立，现在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可以我们的后院打印火箭船，会发生什么事？

好像我们正在争夺最愚蠢的东西，而人类的经验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不只是一个下沉的船重新安排甲板上的椅子上，我们正在推挤人离开救生艇！当我们接近渐近线，重要的是，我们走到了一起在和平与和谐下为好处利用技术增加能力。关键是要传播意识、能力和自由的消息。我们可能无法改变人类的命运，但我们会享受塑造这个美丽的过程，而不只是去凑凑热闹。

II. 互联网的影响

帮助我们带来自愿社会最重要的现代技术，已经是百花齐放：互联网。很多人将其形容为革命的时候，互联网永远改变了我们的沟通、购物、导航方式、以及研究——这这只是仅仅是开始！互联网仍处于起步阶段和快速发展中。社会刚刚开始感受到它的影响。政府了解互联网的威胁，并尝试来控制它。一些大型的政府已经竭尽全力遏制其影响，但这是一场败仗。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任何企图扼杀信息自由流通的企图，以确保这个最强大的工具，可充分利用作为变革的积极力量。

只是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工具，互联网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力量。我们这些有自由访问权的想当然地认为有如此丰富的信息一应俱全，让生活更轻松，在很多方面提高效率。智能手机由于连接到互联网，甚至是我们的谈话也变得更加有效，因为我们不必“争论事实”了。比较购物已经降低了利润空间，并使得市场更具有竞争力。当有人找出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它可以在几乎瞬间分享给全世界。

由互联网创建的全局连通已经使它更难以利用我们。战争总是基于谎言，而政府仍然可以说谎，这是要困难得多。在被称为公立学校的政府灌输中心，孩子们用智能手机可以直接挑战他们的导师。多数能上网的儿童已经知道他们可以用互联网学得更多，而不是政府。

互联网是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崩溃。各国政府利用对本土骄傲的倾向，说服他们的人民他们的国家一切都是最好的，而政府就是原因。政府从来没有让事实进到好故事里，但互联网已经可以在引起民族自豪感对话中插入不可否认的事实。每个人都可用智能手机可以记录和快速检查政客的谎言，然后分享他们的发现的事实，已经使管治困难得多。以往是很容易说谎并侥幸过关，不是在互联网的时代！

政府依靠媒体来控制来控制谈话。这包括从保持事实远离我们，以至扭曲压抑不住的故事。在互联网的时代，对话的控制权已经下放。任何人只要有一个故事要说或事实要分享可以到网上，挑战官方的叙述。为了最大限度地在互联网的得益，支持独立媒体是很重要的。谈话的集中控制也正在迅速地被通过社交网络分享现象侵蚀。而现在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决定哪些信息是重要的。这不仅是一个新的共享价值观和观点，也是新的相关性过滤器。

许多大型的政府试图控制互联网，因为他们知道完全将其关闭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的好处。它们将经常实施尽可能多的控制，而且这是很有效的因为它们能通过中央集线器控制互联网。不久，这些类型的控件将不再行得通，因为网络将会分散，但政府可在许多其他方毒害对话。其中一个互联网的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是它能够在公开征求意见的部分，捕捉公众意见的广泛反应。政府雇人用多个假身份整天坐在电脑后面，使我们认为例如，每个人都喜欢政府刚做了的东西。虽然各国政府都对窃取聘请垃圾邮件发送者军队所需的钱没有问题，一些政府投资于“分身 ID”或“马甲”软件，这样一个可以用多个假冒的身分成群结队地参与一个谈话。以任何名义使用都是诈骗，但由于政府是基于诈骗的，所它们有兴趣于这个技术上是完全合理。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在“分身 ID”或“马甲”可能会被过滤掉，但不能在没有对下那些珍惜对话完整性的人有一定程度的警觉。

有时更坏，但往往对整体来说更好，网络的匿名性使我们能够说“在现实生活中”害怕说的事情。这样做的治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从支持社区受益，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想像不到的方式来挑战现状而不用为说出来而

担心后果。这应该激励我们成为更加自觉的信息吸收者。政府依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自己的流氓，但现在，我们在我们的指尖上有“真相的按钮”！

III. 范式转换

社会组织的目前全球范式是中央集权。中央集权是基于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以武力统治，并屈从于集体或统治阶级。这即将结束，因为我们醒了，要一个基于人权、非暴力和自我拥有权新的自由模式。这从中央集权到自由范式的范式转变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模式转变。我们很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由于中央集权的模式会导致暴力、痛苦、剥削和扼杀潜能，自由模式会带来繁荣、欢乐、和谐、和人类生存的新阶段。

以前曾经有过类似的根本性转折点。学习如何操纵火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复杂语言的兴起令社会本身成为可能。农业的掌握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工业革命可以置于这个规模。也许电脑和互联网接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崛起是一个转折点。在一千年后，回头看可能是对人类的经验来说，只是一个初级移动。然而，也有一些是关于模式转变为自由的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奠定了实现很多我们尚未开发的潜力的基础。

对于模式转变的发生，它必须由关键性多的人民所拥护。我们正在迅速接近这临界点上，中央集权将站不住脚，不仅因为这制度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因为我们都在站起来，争取我们的权利。这不只是一个教育过程，而且还是启发的过程。因为他们担心这过渡，有些人会合理化他们的奴性，尽管他们知道自由会令他们更好。如果自治是不是首先拥护和争取的，推翻政府将不会有所帮助。这种转变需要对什么是自由、美丽、独立的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这种模式转变将如何塑造社会？我们应该要求逐步废除？现行制度的受益者应该得到补偿？我们是不应该要求公义，而要容忍一些不公平？要战战兢兢地要求减少不公平，就是要求延续不公义。和平地拆解各国政府需要努力，但我们应该要求不低于绝对的自由。当这种模式的转变完成后，声称政府是有必要的将是像断言扁平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可笑。所有这些转变在发生之前似乎疯狂和不确定，但之后它们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相关的趋势已经表明，建立一个和平的、自愿的世界，没有政府是我们的命运。

IV. 教育、运动、及阿哥拉主义

实现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大量的教育。目前的中央集权模式已经被打入了每一政府可以触摸到的个心灵，因为当他们相信它们的剥削是必要时剥削人民会容易得多。有很多人谁愿意和渴望听到自由的消息，但其他人需要摇动衣领，仿佛从昏迷中唤醒他们。还有那些一旦给他们偷看幕布的后面便会急切地追求自我教育的人。还有那些需要鼓励和帮助的人。但是，对于那些坚持中央集权的人，就好像弄错锚点的救生衣，激进主义把他们从自己的幻想区分开来。

别人的教育由自己的教育开始。要倡导自由，我们并不需要成为学术专家，但一个完整把握的消息是有用的。它有助于能有一个中央集权如何影响身边的人的透彻了解。这不仅是研究，也是听和观察，以指出提升自由最直接相关的帮助。不要低估学习经济学以了解政府破坏性后果的意义。准备好把经济原则跟实际需要连上。我们必须尽量小心应该把什么放进我们的大脑，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教育在自由的名义下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有时候就是简单地在中谈话分享思想或在互联网上分享重要的新闻故事。如果我们满意这些努力，保持简单没有什么不妥！事实上，单对单的对话往往是在改变别人思想的最重要因素。当然，教育包括派传单、博客、写书、做艺术、举办活动、竞选政治职位、发表演讲、带着扩音器或标志站在街角、写信、组织上访、涂鸦、挂海报、媒体制作、用粉笔画出、空中文字、纠察、抗议、或只戴着一个按钮来开始对话。

当推崇自由和教育身边的人，忠于核心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主张有限政府的幻想，我们是在推动有限的不公，这仍是推动不公。我们与相熟的人讨论这些问题时的其中一种做法是，把政府的暴力个人化。当我们把自己代入他们在个人影响方面的位置时，这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他们所提倡的东西。他们每一次为政府提倡，他们都在暗示用某种形式的暴力来对付我们的不同意。所有的教育都是激进主义形式的一种，因为它试图改变现状。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故意行为都是激进形式的一种，但可能是定义得太广泛而没有用的。行动可以抓住人们的眼球，教育那些永远不会寻求对自己教育有效方式的人。街头剧、抗议和公民抗命有这种效果。更直接的行动，如普遍的不服从、抵制、与执法人员直接干涉、抗税、抢夺土地、忽略贸易限制、罢工、甚至完全拒绝政府的所有元素，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变化。盲从是轻率和鲁莽的，但不服从总是深思熟虑和蓄意的。不服从是文明。服从是不文明的。

谈自愿社会的理想很容易，但它需要一些努力来实际创建一个自愿社会。幸运的是，现在在我们身边已经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今天是否曾用枪或以暴力威胁过他们还是你只是启动非强制性的互动？每当我们创建一个没有武力、暴力、以及胁迫的关

系，我们正在帮助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当这些关系是在政府通过税收，立法，或控制的其他方式注入的暴力以外刻意进的，我们是在实行阿哥拉主义（agorism）。

术语阿哥拉主义（agorism）源于古希腊代表一个开放市场的字，“集市”（agora）。政府试图以“黑市场”来妖魔化阿哥拉主义者的活动，但那只是因为希望我们的贸易发生在他们可以控制和税收的地方，在他们的胁迫主导的“白市场”。阿哥拉主义对可以看到它实实在在的好处的人是顺其自然的。为了实现自愿社会，阿哥拉主义将基本建设经济结构，这将帮助我们戒掉自己的政府。虽然我们可能会被华丽的积极性诱惑，但是深入到那些最接近我们一在我们的社区是最重要的人。帮助人们了解政府，以及如何避免被其剥削。开始在你的社区构建更自由的社会。如果你无法说服你的朋友和家人不要支持政府来对付你，如果你的行动让你有麻烦，尝试叫醒那些可能永远不会支持你的人，这对你没有很大好处。如果你觉得自由的信息有价值，请作为礼物分享出去。在送出更多时它的价值只会提升。

V. 本地化

由于这是我们的命运，实现自愿的社会，只有两个国家主义才能结束方式：一个暴崩或和平过渡。目前政府系统显然是不可持续。如果我们不开始关注和正视我们的问题，我们正在走向，我们许多人依赖于非常系统的突发故障。虽然这将是很好能够按一个按钮，并立即结束所有强制在世界上，这样的按钮根本不存在。在推动这种按钮肯定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也将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哪里有革命没有思想的演变，有一个权力真空。而不是挑起不稳定，我们应该鼓励自治，以填补这一空白，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和平，有序过渡到一个没有政府。要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本地化。

本地化是从上往下拆的政府，首先恢复权力到地方社区消除所有组织的胁迫，并建立基于自我所有权和通用非暴力自愿社会的最终目标。在许多地方，政府提供可通过现有的分支机构和选举进程，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在一些地方，在中央政府只是推翻定位将是最有效的，但它必须与明确拒绝任何中央政府来完成，而不是仅仅将其替换为另一个。

本土化诉求的人谁也不太支持的自由，只是希望他们是如何支配的更大的发言权。越地方政府是，个体的更相关的声音。在大多数国家政府的今天，即使是那些有强大的民主国家，个别选民知道他们的影响通常是忽略不计。全球呼叫本地化将团结所有政治派别的人，除了那些谁希望全球政府。

本地化具有普遍吸引力立即众多实实在在的好处。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将不太可能发动战争。社会控制的政策将比那些在遥远的首都的法令更能反映当地的文化。自然资源将被用来服务于当地社区，而不是在远处控制的公司。

大中央政府已被证明是伟大的工具，在少数人手里巩固财富和执法人员的工资，以保持这种方式。本地化提供了机会，为社区回收不公正取得的财产，使之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如果将其送返回到它合法的主人是不可能的。这对于已被隔离的地特别重要，但可用于建造家园和其他生产用途。

本地化的另一种方法是一寸一寸、一条法律一条法律的打击。如果采用这种策略，我们将继续失去理据，在我们参与政治进程而他们笑了时，政治家拍拍我们的头，并在我们背后拿去一英里。乞讨政府给予自由，我们将无法实现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通过要求权力立即恢复我们的社区来做到这一点。拥抱这一战略的第一个地方将引领世界走向自由。他们将是最繁荣、最安全的。关键是要尽快扭转坚固权力的趋势。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越难以做到。

通过练习地方主义开始本地化——建立社区和创建组织，使自己越来越少地依赖于中央政府。我们甚至可以说，本土化是必然的，只是应该如何做。如果我们忽略问题，我们可以坐下来等待崩溃了，和希望我们的政府饶了我们，在它们的暴力垂死挣扎，因为他贪恋力量。如果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实现和平过渡，这将立即产生积极的结果。这将很可能是两者的混合，因为有些人会认为，对世界各地的抗议者的暴力镇压已经是政府失去控制的迹象。我们越早、越快拥抱地方主义，我们可以结束这种暴力行为，中央集权的一切暴力行为。

VI. 这是一场革命？

当我们看到政府究竟是什么，我们都禁不住呼吁要革命，一个相对快速的变化。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转变不是，也不应该是一朝一夕的事。显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革命性的。正如我们所看到，在过去革命没有范例的改变已导致更多同样事。在一些地方，革命是必要的。我们希望，他们将有足够的智慧为后盾，以避免混乱、暴力、和建立新的政府。自由信息的重点不是简单地取消所有政府，而是要废除所有对被管治的容忍。由于信息迅速加快的步伐，从中央集权模式的转变可能发生得比较快，但建设新社会将需要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这种转变将不会一帆风顺。各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已经猛烈地镇压叛乱，审查关键信息，并把活动家消音与监禁。在一些地方比较差，在一些地方比较快。当我们看到人们在其他领域如何受益于拥抱自由的信息，将有一个连锁效应。有可能在这个全球过程中

有革命，但是这是远远超过任何革命。过渡到一个自由的社会转变，一旦由临界点数量多的人民刻意开始后，将是一个渐进的转折点，大于任何可被称为革命的事情

很显然，我们已经能够远远超过作为一个物种所能实现的，但要达到我们的潜质，需要想出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唯一有价值的革命之一，是在范式的根本转变。新的模式将要求普遍地非暴力，因而带来政府的废除。任何缺乏只会导致有关如何或反对使用政府武装的人新的争端。了解自由导致不只是一个少一些暴力和胁迫的倾向。它为基于绝对原则的正义创造了一种热情。如果我们不拒绝每个对自由的侵犯，我们不妨承认，自由并不重要，而我们宁愿像舒适的奴隶一样生活。

如果自由的信息已经引起了在你内正义的热情，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这就是你个人的革命。如果您不同意此信息，那么这革命会随着你而死亡。好像生命本身，自由的信息是你能送出最好的礼物，每次分享都使它变得更强。如果你拥抱自由的信息，在无知、无奈、或情绪奴役的状态下活到现在为止，这将是一个全新生活的开始。并且它现在就开始。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后记

如果我从整个生活所有的互动中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有人类经验的普遍性。我们都希望能和平相处。我们都希望得到公平待遇。我们都希望能够繁荣。我们都需要自由。我们都需要爱。我们都因中央集权受苦。政府希望我们能够认同国民的身份，但我们不只是流氓所保护的对象。

请把这个消息作为礼物。通过行使自身的价值，你给我最大可的欣赏。请与别人分享，并用它来开始讨论。我希望这激起了你的热情。我希望你以支持我推动这些想法和传播这个信息的努力，来表达你的欣赏。如果这本书是不完美的宣传工具，自己写一本吧！随意借用这本书中的想法、语言、或者一样的用字。请分享这个信息，并帮助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

这本书的内容，绝对不会因任何“的知识产权”的宣称而受到任何限制。你可以丢掉它、复制它、改写它、批评它、散播它、烧掉属于你的那一本、翻译它、歪曲它、并从中获利。我不会阻止你！但现在，你已经完成了这本书，请考虑付费来展示您的欣赏。这本书全因有您这样的人来支持，使我们在没有打印成本下，可以给数以百万计的人阅读，并可能提供所有电子格式和各种语言。如果您想具体以捐赠来推动这本书，请让我们知道您的指定捐赠对象。如果您想批量购买印刷版，请让我们知道您需要的数量。我可以在 forums.adamvstheman.com 讨论这本书或亲自通过电子邮件 adam@adamvstheman.com 讨论。欲了解更多信息，捐赠和展示您的支持，并找出如何可以帮助传播这信息，请访问 adamvstheman.com/freedom。

关于作者

亚当 Kokesh 在 17 岁时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2004 年自愿参加在伊拉克的战斗任务。这个关键的体验使他明白，战争是一个流氓，并使他深深怀疑他最珍爱的中央集权信念。拓展至其他领域前，他因作为一个反战抗议者成名，常常做一些其他抗议者觉得危险不敢做的事情。2010 年，他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记者 ADAM VS MAN。他数十次为自己的信念被逮捕和关进监狱。在华盛顿特区被关押期间，他开始创作自由！这本书。虽然他一直以演讲、视频和公民抗命激励着数以百万计的人，他对自由事业的更大贡献在于本土化的概念，以此来克服中央集权制，实现一个自由的世界

[封底]

这几页中的智慧解开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潜力，建立基于和平、自我拥有权、和非暴力持久文明的力量。

你作为一个自由的、美丽的、独立的人有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拥有自己！你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和你劳动得来的产物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所有的人际交往应该不受武力和强迫命令影响，只有尊重他人的权利时时，我们才可自由地行使我们的权利。政府依靠武力，而武力是说服力差劣的替代。当你学会了“不打”、“不偷”和“不杀”，这都不是，“除非你为政府工作”。政府吓唬我们，使我们以为我们需要他们，但我们正在经过离开中央集权范式和使它们加快过时。

这本书将使你更快乐、自由和繁荣，同时帮助您塑造我们的命运。